

唐陸宣公翰苑集

一  
五  
冊

唐陸宣公翰苑集卷第八

汪肇龍稚川

山右張佩芳蓀圃注釋

新安

程瑤田易田

汪梧鳳在湘

參訂

方矩晞原

涇陽柏森子餘校刊

制誥八 除授

賈耽東都畱守制

唐書賈耽傳耽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建中三年徙東道德宗在

梁耽使司馬樊澤奏事澤還耽大置酒會諸將俄有急詔至以澤代耽召爲工部尚書耽納詔

于懷飲如故既罷召澤曰詔以公代吾且治行  
敕將吏謁澤大將張獻甫曰天子播越而行軍  
以公命問行在乃規旄鉞利公土地可謂事人  
不忠矣軍中不平請爲公殺之耽曰是何謂耶  
朝廷有命卽爲帥矣吾今趨覲得以  
君俱乃行軍中遂安俄爲東都畱守

河洛舊都

書禹貢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

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  
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肫越三日戊申太保  
朝至于洛卜宅厥旣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  
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  
公朝至于洛則達觀於新邑營洛誥周公拜手稽首曰  
朕復于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膺保大相  
東土其基作民明辟子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  
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灋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灋水東亦  
惟洛食佯來以圖及獻卜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  
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周禮地官大司

徒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  
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  
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  
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  
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注鄭司農  
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  
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爲然疏潁川郡  
陽城縣是周公度景之處古迹猶存案春秋左氏武王  
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欲以爲都不在潁川地中者武王  
欲取河洛之間形勝之所洛都雖不在地之正中潁川  
地中仍在畿內通典河南府洛州蓋周之舊都昔武王  
克殷定鼎於郊鄆至成王營成周卜澗水東灋水西而  
宅洛邑是爲王城又於灋水東卜亦吉遷殷頑人居之  
平王因犬戎之亂自豐東遷而居王城則東周之始王  
也凡周漢魏晉後魏隋至於我唐并爲帝  
都今號爲東京後改號東都領縣二十六

以居守俾之保綏閒者淮甸不寧汝墳屢警增置軍府  
時巡久曠命

唐書方鎮表至德元載置東畿觀察使領懷鄭汝陝四州建中二年置河陽三城節度使以東畿觀察使兼之尋置使增領東畿五縣及衛州作藩王畿職任既分威望非重思有總

制一其典刑爰資信臣往又東夏

書庸建爾于上卿尹茲東夏

銀青

光祿大夫守工部尙書魏國公賈耽

唐書地理志魏郡屬河北道

豁達貞方識通大體明九域山川之要究五方風俗之

宜

唐書賈耽傳耽嗜觀書老益勤尤悉地里四方之人與使夷狄者見之必從詢索風俗故天下地土區產

山川夷岨必究知之方吐蕃盛強盜有隴西異時州縣遠近有司不復傳耽乃繪布隴右山南九州且載河所經受爲圖又以洮湟甘涼屯鎮額籍道里廣狹山險水原爲別錄六篇河西戎之錄四篇上之又圖海內華夏廣三丈從三丈三尺以寸爲百里并撰古今郡縣道四夷述其中國本之禹貢外夷本班固漢書古郡國題以

墨今州縣以朱刊落疏舛多所釐正或指畫問其邦人咸得其真又著真元十道錄以貞觀分天下隸十道在景雲爲按察開元爲採訪廢置升降備焉恆因物情以施教化所蒞之郡靈

其休聲悅李廣之風人皆自便

史記李將軍傳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

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幕府省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侯未嘗遇害

懷羊祜之德敵

不敢侵

晉書羊祜傳每與吳人交兵尅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詐之策者輒飲以醇酒

使不得言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游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服稱爲羊公不之名也自誠而明在久彌著分我

憂寄實惟其人董制軍師

禮記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

安集疲瘵統

禦都邑提持紀綱懋昭厥猷無替朕命可守本官兼御

史大夫充東都畱守東都畿汝州都防禦觀察等使

唐書

方鎮表乾元元年汝州隸豫許汝節度大曆十四年復置東畿觀察使復領汝州建中二年以汝州隸河陽尋復舊復置陝西防禦使通鑑音注雍華同商岐幽為京畿洛汝為都畿判東都尚書省事

散官勳封如故

崔縱東都畱守制

唐書五王列傳貞元元年天子郊見縱為大禮使除吏部侍郎

尋為河南尹人為太常卿封常山縣公卒贈吏部尚書

居守之重

左傳郤至佐中軍荀罃居守

固難其人近歲以來益又繁

綜領廉察之任專禦備之權地廣務殷一皆咨稟非利

用罔以通濟非純德不能保綏周爰咨詢公論有屬銀

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安平縣公崔縱

素風自遠代濟忠貞

唐書五王傳縱崔渙子博陵郡王崔元暉曾孫德宗徙梁州縱追扈

不及左右短縱素善懷光殆不來帝曰知縱者朕也非爾輩所及後數日至

慶之所鍾繼有

才哲氣質淳茂識度淹通蘊經遠之沉謀宣適時之利用寬而不弛簡則能周以茲公方多歷要重小大之務

必聞休聲輒於周行式是東夏擢居春官之長

周禮小宰以官

府之大屬舉邦治三曰春官其屬六十掌邦禮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又序官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通典唐虞之時秩宗典三禮周禮春官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後漢尚書吏曹兼職魏尚書有祠部曹後周置春官卿至隋置禮部尚書統禮部祠部主客膳部四曹唐龍朔二年

改禮部尚書為司禮太常伯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  
改禮部為春官唐書百官志禮部尚書一人正三品掌  
禮儀祭享貢舉之政其屬有四一曰且兼副相之雄懋  
禮部二曰祠部三曰膳部四曰主客

昭厥庸期復先構可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東

都畱守判東都尚書省充東都畿汝唐鄧等州都防禦

觀察處置使唐書方鎮表貞元元年廢東都畿汝州節  
度置都防禦使以東都畱守兼之增領唐

鄧二州二年升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為都防禦觀察  
使地理志汝州臨汝郡屬河南道沁州淮安郡武德五

年以唐城山更名屬山南道散官勳封如故  
唐鄧注見前制誥七卷南陽

普王荆襄江西等道兵馬都元帥制唐書地理志  
普州安岳郡

屬劔南道通鑑音注普州漢牛鞞墊江資中二  
縣地後周置安岳縣並置普州至京師二千三

百六十里至東都三千二百三十三里唐書十一

諸子列傳舒王諡初名謨大曆十四年始王舒

與通虔肅資四王同封拜開府儀同三司李希

烈反招討使李勉戰不勝奔宋州朝廷大震乃

拜謨揚州大都督荆襄江西沔鄂節度使諸軍

行營兵馬都元帥改名諡軍中以哥舒翰由元

帥敗而王所封同

之帝乃使徙王普

君人立極所務於勝殘秉律成師

左傳彘子曰成師以出聞敵疆而退非夫

也實先於謀帥申明號令總持紀綱宏九合之功決百

勝之略非慎簡不可以濟事非僉屬不可以臨人集大

勳者必舉於宏綱體至公者無避於內舉

左傳祁大夫外舉不避仇

內舉不

爰擇蕃翰

晉書八王傳史臣曰有晉鬱興載崇藩翰

俾掌元戎

詩小雅元

失親

戎十乘以先啓行傳元大也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  
 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箋云鉤輦行曲直有  
 正也寅進也二者及元戎皆可以先啓突敵陣之前行  
 杜預左傳注元戎兵車在前者漢書董賢傳往悉爾心  
 統辟元戎師古注元戎大眾開府儀同三司舒王謨唐書

也言爲元戎之主而統之也地理志舒州同安郡屬淮南道續通典舒州漢皖  
 縣屬廬江郡唐改舒州以其地古舒子之國也性稟

忠厚訓知禮樂居常樂善東觀漢記明帝詔書示諸國  
 曰詔問東平王蒼曰處家何

又樂對曰動不遠仁察其內恕外溫必能安人和眾

我薊鬱州以爲淮管知平以西西禮道與對詩軍

然又啓檣對李岷輝不謝養宋州博武大靈八

與張爽肅資四王同桂我開與謝同三后李希  
 齡千依樹後王齒博各難大恐十四平成王  
 自六十里至東碯三千二百三里更舊十一

五十三里至東都一千七百四十九里又文獻通考太極初并益荆揚爲四大都督府開元十七年加潞州爲五焉其餘都督定爲上中下等凡大都府置大都督一人親王爲之多遙領其任亦多爲贈官長史居府以總其事持節充荆襄江西沔鄂等道節度使唐書方鎮表乾元二年置鄂岳沔三州都團練守捉使治鄂州永泰元年升鄂州都團練使爲觀察使增領岳蕲黃三州荆襄江西注見制誥及諸軍行營兵馬都元帥餘如故仍賜名諡改封普王嗚呼小子諛其敬聽朕命我國家之有天下百七十年載於茲矣祖宗垂化紹統功德繼茂威加殊俗惠洽普天海隅蒼生代受亭育躋之於福壽煦之以仁和源廣流長慶深祚遠歷數有嗣續於朕躬兢兢業業懼不負

荷虔恭寅畏歲五周星循列聖之耿光稽上古之謨訓  
一物失所是用疚心萬方有罪每懷咎己懸法皆考於

天則舉事必酌於人謀期合大中罔循私欲而涉道猶

淺燭理未明文闕於化成

易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武乏於定亂

法

解克定禍亂曰武

刑賞失中授任乖方厚澤未均大信未著致

使凶慝熾禍干紀亂常悖違君親蔑棄天地盜據我都

邑痛毒我士庶驅脅丁壯暴骸於原野攘奪羸老轉死

於溝壑忠良隕命義烈銜冤迫以凶殘莫由自奮憤深

骨髓怨結蒼旻

爾雅釋天穹蒼蒼天也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

朕所

以中宵屢興終食三歎哀蒼生之無告閔赤子之非辜  
爲人父母寧忘愧悼賴三事大夫竭誠於內羣帥爪牙  
宣力於外交修不逮日冀康寧江漢上游

通鑑音注江  
水東流至武

昌以下漸漸向北流蓋南紀諸山所迫坡陁之勢漸使  
之然也故建康謂歷陽皖城以西皆曰江西而江西亦  
謂建康爲江東建康謂采石爲南州京口爲北府祝穆  
曰天下之大川以漢名者二班固謂之東漢西漢東漢  
則禹貢之漾漢其源出於今興元之西縣嶓冢山逕洋  
余房均襄郢復至漢陽入江者是也西漢源出于西和  
州徼外徑階沔州與嘉陵水會又徑大安軍利劔閬果  
合與涪水會至渝州入江綱目集覽游卽流也謂居水  
之上建瓴制寇也史記高祖紀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  
而翻瓴水言其互十里之地連千萬之師保大定功宐  
向下之勢易也

有統壹允副茲選往哉汝諧書舜典無以貴驕人無以善

自伐無縱己之欲無拂眾之謨從諫如流改過勿吝卑

躬降志以奉賓傅絕甘分少以撫軍師漢書司馬遷傳李陵素與士大

夫絕甘分少師古注自絕旨甘而與眾人分之共同其少多也布誠信以歸人心明賞

罰以盡士力詰姦誅暴懋昭乃勳敬事恤人無替朕命

膺茲重任可不勉歟建中四年九月二十六日

馬燧渾瑊副元帥招討河中制通鑑先是上命渾瑊駱元光討李懷

光軍于同州懷光遣其將徐庭光以精卒六千軍于長春宮以拒之瑊等數爲所敗不能進時度支用度不給議者多請赦懷光上不許李懷光遣其妹娶要廷珍守晉州牙將毛朝敬守隰

州鄭抗守慈州馬燧皆遣人說下之上乃加渾  
城河中絳州節度使河中同華陝虢行營副元  
帥加馬燧奉誠軍晉隰慈節度使充管內諸軍  
行營副元帥與鎮國節度使駱元光鄜坊節度  
使唐朝臣合  
兵討懷光

天地殊位君臣異制苟不率道茲謂亂常退而增修于

是有舞干之義

書舞干羽于兩階

諭以遷善于是有文告之辭

左傳告之以文詞董之以武帥

若猶不悛乃用致討興戎動眾豈得已

哉李懷光擢自軍候

後漢百官志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軍司馬一人部下有曲曲

有軍候一人

委之節制亟有勤績累加寵榮總眾駿奔自遠

赴難解圍逐寇朕甚德之位極上台寄崇總帥親之若

同體信之無閒言朕于斯人亦已厚矣而器小任重固

貽顛覆有功自弃無罪自疑

古文淵鑿注時上欲親總禁兵幸咸陽趣諸將進討

或謂懷光此漢祖遊雲夢之策也懷光懼反謀益甚

崇信讒邪脅逐將帥養寇資

亂畜奸幸灾朕素所推誠猶謂非實優容任遇坦然如

初凶跡既盈醜蹤彌露謀危社稷通結渠魁公相往來

無復忌畏窮極凶悖所不忍言

通鑑綱目詔加懷光太尉賜鐵券使人諭旨懷

光對使者投鐵券于地詞氣甚悖左兵馬使張名振當軍門大呼曰太尉視賊不擊待天使不敬果欲反耶懷光曰我不反欲蓄銳以候時耳懷光又發卒城咸陽移軍據之名振曰乃者言不反今不攻長安殺朱泚取富貴而拔軍此來何耶懷光殺之懷光潛與朱泚通謀其養子石演芬遣客詣行在告之事覺懷光召演芬責之

曰我以爾爲子奈何負我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爲股肱  
太尉以演芬爲腹心太尉旣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  
尉乎懷光使左右鬻食之皆曰義士也以刀斷其喉而去  
朕播遷巴梁違遠陵寢

懷光逼帝自奉天幸山南大懼失墜爲列聖羞賴先澤在人非庶知

感朔方將士忠節不渝通鑑綱目懷光遣其將孟保惠  
靜壽孫福達將精騎趣南山邀

車駕至蓋屋相謂曰彼使我爲不臣我以追不及報之  
不過不使我將耳帥眾而東縱之剽掠由是百官從行  
者皆得入駱谷以追不懷光旣沮姦謀詭稱效順累陳  
及還報懷光皆黜之

款疏請詣闕廷朕深惟舊勳務欲全貸授以師保之任

唐書李懷光傳有詔以懷光爲太子太保疇其并賦之  
許其麾下擇功高者一人統其兵不奉詔

食鹽書勞問蔡邕獨斷天子璽以玉螭虎紐古者尊卑  
共之月令曰固封璽春秋左氏傳曰魯襄

制詰  
柏經正堂藏書

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此諸侯大夫印稱璽者也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龍虎紐唯其所好然則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郡臣莫敢用也誓以終始懷光遂殺

辱使臣完聚守保

通鑑副元帥判官高郢數勸李懷光歸款懷光遣其子瓘詣行在謝罪請

東身歸朝詔遣孔巢父詣河中宣慰朔方將士悉復官爵孔巢父至河中懷光素服待罪巢父不之止懷光左右多胡人皆歎曰太尉無官矣巢父又宣言于眾曰軍中誰可代太尉領軍者于是懷光左右發怒殺巢父懷光亦不之止復治將以悖慢之罪加于忠義之軍

謹按朔方

兵爲拒守之備

軍士自安史亂後最爲有功推忠義軍

因茲脅從冀與同惡謂眾可罔謂

天可欺覆載所不容人臣所共弃討除大憝招輯非辜

爰咨輔臣以董戎寄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兼太原尹北都留守充河東保寧軍節度

使北平郡王馬燧

唐書方鎮表景雲二年北都長史領持節和戎大武等諸軍節度使開元

五年領天兵軍大使八年更天兵軍大使爲節度使十一年更天兵軍節度爲太原府以北諸軍州節度河東

道支度營田使兼北都留守領太原及遼石嵐汾代忻朔蔚雲九州治太原十八年更太原府以北諸州節度

爲河東節度興元年賜河東節度號保寧軍節度地

理志平州北平郡屬河北道一統志北平春秋時山戎肥子二國地漢末爲公孫度所據魏改盧龍郡北燕置平州樂浪郡後魏改爲北平郡 操業端亮

器宇宏達秉難奪之節負不羈之才前漢司馬遷傳常

持至公深識大體感激而三軍有勇彌綸而庶績允諧

威聲所臨郡邑皆復殿於北土

唐書馬燧傳時天下方騷北邊數有警燧念晉

陽王業所基宜固險以示敵乃引晉水架汾而屬之隱  
城豬爲東隍省守陴萬人又醜汾環城樹以固隄

若長城奉天定難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侍中兼靈州

大都督靈鹽豐夏等州

唐書地理志豐州九原郡屬關內道通鑑音注豐州漢朔方臨

戎縣地隋開皇五年置豐州因鎮爲名靈注見制誥五卷鹽夏注見制誥七卷節度使管內度

支營田觀察處置押蕃部落等使充朔方邠寧振武等

道

唐書方鎮表大歷十四年析置河中振武邠寧三節度朔方所領靈鹽夏豐四州西受降城定遠天德二

軍振武節度復領鎮北大都護府及銀綏二州東中二受降城乾元二年置邠寧節度領州九邠寧慶涇原鄜

坊丹

奉天永平等軍行營節度兵馬副元帥上柱國樓

煩郡王渾瑊淳粹積中仁厚成性布寬大以容眾著誠

信以撫人事必沉詳臨危益辦節惟貞固在險逾彰宏

濟艱難懋昭勳閔

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序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

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閔

出納朕命光膺具瞻

詩民具瞻爾瞻並

文武全材安危注意

史記陸賈傳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

副我憂屬

時惟二臣比德協謀往清多難燧可兼充奉誠軍及晉

隰慈等州節度

唐書方鎮表興元元年罷京畿節度以同州爲奉誠軍節度領同晉隰慈四州

管內諸軍行營兵馬副元帥餘並如故城可兼河中尹

充河中絳州觀察處置等節度使仍充河中絳州同陝

虢等管內諸軍行營兵馬副元帥功臣散官勳封如故

鳴呼朕不敏不明失于君道連禍未息勞師靡居中心

自咎鬱若焚灼又以朔土之眾代著忠勞橫遭污脅深

所憫惜爾其敬敷朕命明諭朕懷務於招綏非黷威武

國語倉葛呼曰臣聞之曰武不可惟輸誠歸順罔有不

赦惟執逆拒命罰止元凶寧失不經書與其殺不無濫

無罪列爵懸賞用俟勳賢布告遠邇咸令知悉

李晟鳳翔隴西節度兼涇原副元帥制

通鑑綱目

倚邊屢害軍帥奏請往理不用命者力田積粟以攘吐蕃遂以晟兼鳳翔隴西節度等使時李楚琳入朝晟請與俱至鳳翔斬之以懲逆亂上以新復京師務安反仄不許晟至鳳翔治殺張

鑑之罪斬裨將  
王斌等十餘人

周之元老以分陝爲重

詩方叔元老  
克壯其猷

漢之丞相以憂邊

見稱

前漢丙吉傳吉馭吏者酒數逋蕩嘗從吉出醉歐  
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

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地忍之此不過汗丞相  
車茵耳遂不去也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奔命警

備事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奔命書馳來至  
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知虜入雲中代郡遠歸府

見吉白狀因曰恐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  
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案邊長吏瑣科

條其人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虜所入郡吏吉具對  
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以得譴讓而吉見謂憂邊思

職馭吏  
力也故方岳克寧疆場不聳安人保大致理之端今

所以重煩上台作鎮西土奉天定難功臣司徒兼中書

令充神策軍節度鄜坊丹延等州

唐書地理志丹州咸寧郡延州延安郡屬

關內道

通鑑音注

丹州古孟門河西之地西魏置汾州

義川郡延州漢上郡膚施之地元魏之末置東夏州西

魏改曰延州

觀察處置等使仍充京畿渭北鄜州華州

隋曰延安郡

觀察處置等使仍充京畿渭北鄜州華州

兵馬副元帥

唐書方鎮表上元元年置渭北鄜坊節度使治坊州大曆六年渭北鄜節度使更名

渭北節度使建中四年渭北節度徙治

鄜州興元元年以華州置潼關節度使上柱國合川郡

王李晟勵精剛之操體博大之德適時通變而大節不

奪虛受廣納而獨斷自明奉法以身推功以下眾無犯

命人用樂從懷德畏威令行禁止

通鑑綱目晟遣兵馬使田子奇以騎兵追

泚令諸軍曰晟賴將士之力克清宮禁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室家相

見非晚五日內無得通家信大將高明曜取賊妓尙可  
犯孤軍士取賊馬晟皆斬之軍中股栗公私安堵秋毫無

誓羣帥于危疑之際駐孤軍于版蕩之中

唐書李晟傳是時晟

提孤軍橫當寇鋒恐二盜合以軋之則卑詞厚幣偽致

誠于懷光者時敖屠單叟乃使張或假京兆少尹多署

吏調畿內賦不淹旬芻米告具乃陳兵下令曰國家多

難乘輿播遷見虜死節自吾之分公等此時不誅元凶

取富貴非豪英也渭橋斷賊首尾吾欲與公戮

力一心建不世之功可乎士皆雪泣曰唯公命

雲後漢二十八將論威能誠動天地一鼓而凶徒懾北

史記注服虔曰人好陽而惡陰

北方幽陰之地故敗軍曰北再駕而都邑廓清師皆

如歸人不知戰再安社稷功格皇天而明識秉彝清風

激俗雅尙恬曠撝謙有光朕以汧隴近郊

括地志隴州汧源縣西六

翰苑集

卷第八 制誥

三 相經正堂藏書

十里有汧山東鄰汝岫西接隴崗汧水出焉東入渭一統志隴在鳳翔府西北六十里卽隴山也扶風

右地

前漢注師古曰扶風在夕陰街北入故主雋府又長安以東爲京兆長陵以北爲左馮翊渭城以西

爲右扶風三輔黃圖扶風言扶助天子風川阜連互爾雅

化唐書地理志鳳翔府扶風郡屬關內道釋地大陸曰阜抵於回中史記匈奴傳使奇兵入燒回中宮注服虔云回中在北地

說文互竟也武帝作宮正義曰括地志云秦回中宮在岐州雍縣西四十里卽匈奴所燒者也一統志回中宮在鳳翔府隴

州西北一百四十里秦所建也漢文帝時匈奴入蕭關燒回中宮謂此限界諸夷蕃屏王

室所屬誠重付之元臣兼二將之甲兵謹按晨鳳隴節度仍充涇原節

度崇十連之元帥禮記十國以爲連連有帥宣威耀武罷警息兵俾

予仰成時乃丕烈可兼鳳翔尹充鳳翔隴右節度營田

觀察處置等使

唐書百官志西都東都北都鳳翔成都

品方鎮表至德元載置京畿節度使領京兆同岐金商

五州是年以鳳翔同州隸河中開元五年置隴右節度

亦曰隴西節度兼隴右道經略大使領秦河

渭鄯蘭臨武洮岷廓疊巖十二州治鄯州 仍充鳳翔

隴右涇原節度

唐書方鎮表大曆三年

置涇原節度使治涇州 管內諸軍及四

鎮北庭

謹按舊史貞觀十四年平高昌以其地置西州

建安西都護府撫寧西域統龜茲于闐外焉耆

疎勒四國故謂之四鎮一統志高昌本漢時車師前後

王地前王治蒲類縣去長安八千九百里貞觀中平高

昌以其地置西州及都督府開元中改金山都護府天

寶初改州為交河郡領高昌柳中蒲昌天山五縣後王

地與高昌相影響及高昌平懼而來降以其地置庭州

領金滿蒲類渝臺三縣長安初置北庭都護府後俱陷

于吐蕃 行營兵馬副元帥改封西平郡王

唐書地理志鄯州西平郡下都

督府屬  
隴右道 功臣本官兼官如故

劉洽檢校司空充諸道兵馬都統制

唐書劉元佐傳希烈攻陳

州元佐救之希烈走遂進取汴州詔加汴宋節度使陳州諸軍行營都統元佐本名洽至是賜

名以尊

寵之

論道經邦允歸碩望建牙統眾

永鏡經凡軍初出立牙竿必令完堅若有折損

將軍不利牙門旂將軍之精也南新書近代通謂公庭爲公衙卽古之公朝也字本作牙詩曰祈父子王之爪牙祈父司馬掌武備象獸以爪牙爲衛故軍前大旂謂之牙旂出師而有建牙旂牙之事軍中聽號令必至牙旂之下與府朝無異近俗尙武是以通呼公府門爲牙門字訛變轉爲衙

必藉雄才中外

具瞻安危注意今以二柄付之元臣開府儀同三司檢

校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持節宋州諸軍事

兼宋州刺史

唐書地理志宋州睢陽郡屬河南道通典宋州高辛氏子闕伯所居商邱也周武王

剋殷以封微子啟是爲宋國

充宣武軍節度營田宋亳潁等州觀察

處置等使

唐書方鎮表建中二年置宋亳潁節度使治宋州尋號宣武軍節度使地理志亳州譙郡

潁州汝陰郡屬河南道續通典亳州春秋爲東國之譙邑後周武帝置亳州遙取古南亳之名以名州通典潁

州春秋時

仍權知汴滑宋亳等州都統兵馬事懷德郡

王劉洽

唐書地理志滑州靈昌郡屬河南道寶州懷德郡屬嶺南道通鑑音注滑州治白馬春秋衛之

漕邑宋衛兵爭以滑臺爲重鎮隋開皇三年置滑州取滑臺爲名也通典寶州秦屬南海郡二漢屬蒼梧郡唐

武德五年置南扶州貞觀八年改爲寶州或謂懷德郡注見制誥四卷秉志端亮飭躬簡

儉博厚足以容眾和易足以長人純孝榮親

唐書劉元佐傳

貴母尚在賢婦人也常月織絁一端示不忘本數教勅元佐盡臣節見縣令走廷中白事退戒曰長吏恐懼卑甚吾思而父吏于縣亦當爾而據案當盡忠事國分我之可安乎元佐感悟故待下益加禮

闔寄殿于大藩扼制淮夷

書淮夷蠙珠暨魚詩憬彼淮夷來獻其珠

保障楚

甸

唐書劉元佐傳李希烈之反元佐與李勉陳少遊哥舒曜聯兵屯淮汝數困賊

戎捷繼至軍

聲再揚殪羣凶於宛丘

唐書地理志宛丘屬陳州史記周本紀正義注括地志云陳州

宛丘縣在陳城中卽古陳國也通鑑音注宛丘後魏項縣也隋改曰宛丘唐屬陳州

驅大憝於梁

野控引漕輓委輸京師

史記平準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唐書劉元佐傳時

李納叛李洧以徐州歸納急攻之詔元佐援洧大破納兵斬首萬餘級東南饟漕乃通

子嘉乃勳

懋乃貞節用錫丕命俾揚洪休燮贊三台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樞燦

祀司中司命注司中三能三階也音義能他來反疏武

陵太守星傳云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爲太尉中台

司中爲司徒下台司祿爲司空紀綱羣帥式是大任爾惟欽哉可檢校

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宣武軍節度使度支營  
田宋亳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仍充宋亳潁等州管內諸  
軍兵馬都統散官勳封如故

唐陸宣公翰苑集卷第八終

物茂宋寧縣學州管內

至河... 宣... 軍... 謝... 文...

中... 宣... 軍... 謝... 文...

宣... 軍... 謝... 文...

宣... 軍... 謝... 文...

宣... 軍... 謝... 文...

唐陸宣公翰苑集卷第九

汪肇龍稚川

山右張佩芳蓀圃注釋

新安

程瑤田易田

汪穉鳳在湘

參訂

方矩晞原

涇陽柏森子餘校刊

制誥九

除授

渾瑊京畿金商節度使制

唐書渾瑊傳帝狩奉天瑊率家人子弟以從授

行在都虞候京畿渭北節度使方鎮表建中四年置京畿渭南節度觀察使領金商二州

王者之制安不忘危宏其道則文武齊致教其人則農

戰兼務

前漢東方朔傳朔上書陳農戰疆國之計北史崔鴻傳農戰兼脩掃清氛穢

故雖縣

內

禮記天子之縣內注縣內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駁曰識詩殷頌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周亦曰畿

不可去兵況密邇寇虞干紀稔慝都邑郊甸騷然靡寧

聿求信臣特建戎號濟人夷難允屬勳賢

後漢二十八將論授受惟

庸勳賢皆序

京畿渭北節度使

通鑑唐肅宗上元元年黨項等羌吞噬邊鄙將逼京畿乃

分邠寧等州節度爲鄜坊丹延節度亦謂之渭北節度音注邠寧節度領州九分四州爲渭北節度兵部

尙書行在左都虞候

左昭二十年傳藪之薪蒸虞候守之隋書百官志太子左右虞候各

置開府一人掌月候伺非從七品煬帝三年太子左右虞候開府改爲左右虞候率正四品唐書百官志外官

中軍都虞候一人又兵志魚朝恩以觀軍容宣慰使知神策軍兵馬使又用愛將劉希暹爲神策虞候主不法通鑑音注隋文帝于東宮置左右虞候府掌斥候是後州鎮各置虞候以爲衙前之職以備候不虞名官渾瑊忠貞博厚溫恭簡肅持重不撓好謀而成居業克敦

其詩書

左傳僖二十七年晉侯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

詩

受賜每陳於廊廡

前漢竇嬰傳所賜金陳廊廡下軍士過輒令財取爲用金無入家者

師古注廊堂下周屋也廡門屋也

能推誠而撫下不伐己以拒人委任

中外咸著聲績夷險一貫隱然殿邦朕越在郊坰偪於

凶醜授之師律式是戎昭

左傳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疏昭明也兵戎之事明此

果毅以聽之

侍衛增嚴斥候無爽

左傳納斥候史記李廣傳注索隱曰斥度候視也望

也  
檢身齊眾同士伍之勞苦敦陣整旅壯行列之威容

靜以伐謀動而制勝臨危勵節予有賴焉王圻之內沃

壤千里絲互商嶺

通鑑音注商嶺即商山也所謂繞雷七盤是也貞元七年刺史李西華患

此路之險自藍田至內鄉開新道七百餘里迴山取塗人不病涉謂之偏路行旅便之杜佑曰七盤即王莽所謂繞雷之固南當荆楚者也繞雷者言四面塞阨屈曲水回繞而雷今謂之七盤十二淨屏於南門

觀風靖人詰禁誅暴俾爾兼領用孚於休可京畿渭北

渭南金商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餘並如故

唐書地理志金州漢陰郡

屬山南道商注見前制詰四卷

杜亞淮南節度使制

淮海奧區一方都會

禹貢淮海惟揚州通鑑音注揚州江淮之都會也轉運鹽鐵使及度

支之貨財聚焉

兼水陸漕輓之利有澤漁山伐之饒

前漢地理志江南地

廣或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爲業

俗具五方地綿千里聿求良牧

豈易其才今又革車方興軍賦屢調體於寬大則事缺務於辦集則人殘自非剛柔適中文武兼備其何以副

我憂屬惠綏南方正議大夫

唐書百官志正四品上曰正議大夫文獻通考正議

大夫隋散官蓋取秦大夫掌議論之義唐因之

行尙書刑部侍郎上柱國扶風

縣開國男杜亞

唐書地理志扶風縣本漳川武德三年析岐山置以漳水名之屬鳳翔府關內

道

識精體要學究宗派妙於用而有常通其變而能久

爲理敦教化之本立言參禮法之中道無緇磷行有枝

葉

禮記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注行有枝葉所以益德也

回翔省闈

九歌君回翔兮以下洪興

祖注回翔猶翱翔也漢書谷永傳臣思慕之心常存于省闈察邕獨斷天子所居曰禁中後曰省中孝元皇后

父名禁當時避之

表彌綸獻納之勤踐歷方州著清淨循良之

稱其嚴重可以鎮俗

晉書郭璞傳倚清靖以鎮俗

其才術可以匡時

休有令聞輝映朝列朕以東南思又注意求賢爰輟名

臣俾寧藩服

注見制誥二卷九服

往率厥職時惟欽哉可揚州大

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充淮南節度觀察處置等使

虔王申光隨蔡等州節度使制

唐書十一宗諸子傳虔王諒以王拜

開府儀同三司貞元二年領蔡州節度大使以  
吳少誠爲畱後方鎮表大厯十四年淮西節度  
使復治蔡州是年賜號淮寧軍  
節度尋更號申光蔡節度使

自昔哲王疆理天下必選其明德

詩我疆我理左傳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

選建明德以藩屏周

樹之宗親參制藩維夾輔王室

左傳四年齊侯以諸侯之

師伐楚管仲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後漢書光武紀周封八百同姓

諸姬並爲建國夾輔王室尊事天子

賢戚並建

庾信樂府多士歸賢戚維城屬茂親左傳並建聖哲

時惟休哉長淮之西

水經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東至廣陵淮浦縣

入于海

厥壤千里人靡寧息于茲有年朕其永懷慘若焚

灼思得良帥代予安人釋其危疑彰我信惠以親而授

其在於茲開府儀同三司虔王諒

唐書地理志虔州南康郡屬江南道性

本溫恭生知忠孝祇服訓導躬行不渝言皆副誠事必

求當端慎可以鎮俗寬厚可以長人

易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底綏

一方庶允憂屬可申光隨蔡等州節度副大使管內觀

察處置等使餘如故

唐書地理志申州義陽郡光州弋陽郡屬淮南道隨州漢東郡屬山

南道蔡州汝南郡屬河南道續通典申州春秋之申國魏文帝立義陽郡周武帝改爲申州光州春秋茲國魏置弋陽郡梁末于光城置光州文獻通考隨州春秋隨侯之國秦二漢並屬南陽郡西魏置并州後改曰隨州蔡州春秋時沈蔡二國之地漢置汝南郡唐爲豫州寶應元年更名蔡州

唐朝臣振武節度論惟明鄜坊觀察使制

分命使臣統臨方岳弛張之道蓋亦從宜近甸無虞則

但廉風俗邊陲式遏

詩式遏寇虐

則兼假旌旄

周禮春官司常掌九旗之

物名全羽爲旄析羽爲旌注全羽析羽皆五采繫之于旄旌之上所謂注旄於干首也爾雅釋天注旄首曰旌

按周禮序官夏采注夏采夏翟羽色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綏後世或無故染烏羽象而用之謂

之夏采其本職注云以旄牛尾爲之綴于幢上所謂注旄于干首者公彥案鍾氏染烏羽以爲王后之車飾亦

爲旌旗之綏則旌旗亦有烏羽獨云旄牛尾舉一邊而言其實兼有又爾雅疏亦謂竿之首有旄有羽也唐書

百官志都統總諸道兵馬不賜旌節節度使總軍旅額誅殺初授詣兵部辭見辭日賜雙旌節行則建節樹六

纛名制雖殊委任俱重膺是選命莫非勳賢開府儀同

三司檢校兵部尙書兼鄜州刺史鄜坊丹延等州節度

觀察處置等使平樂郡王

唐書地理志昭州平樂郡屬嶺南道通典昭州秦桂林郡

地二漢屬蒼梧郡唐武德四年置樂州貞觀八年改爲昭州

唐朝臣嘗總偏師遘於

多難仗義率眾臨危不迴保全關衝抗絕凶逆

通鑑綱目先是

李納遣其將王溫會魏博兵共攻徐州李洧遣王智興詣闕告急智興善走不五日而至詔朔方大將唐朝臣將兵五千人與宣武劉洽神策兵馬使曲環滑州李澄共救之時朔軍資裝不至旗服弊惡宣武人嗤之曰乞子能破賊乎朝臣以其言激怒士卒且曰都統有令先破賊者營中物悉與之士皆爭奮青魏兵大潰洽等乘之斬首八千級溺死過半朔方軍士盡得其輜重旗服鮮華乃謂宣武人曰乞子之功孰與宋多乘勝逐北至徐州城下青魏兵解圍走江淮漕運始通守而能固出則有功每急病而讓

夷嘗以寡而敵眾竟殲大憝克集茂勳炳然貞心堅若

金石洎師旋歸按俗頒條軍旅慰安流庸悅附奉天定  
難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工部尙書兼左金吾衛大  
將軍充右街使上柱國建康郡王論惟明釋位勤王有  
赴難之節扞城禦寇有持危之功奉主忘身棄家從國

越自郊甸再踰巴梁

常璩華陽國志獻帝初平元年益州牧劉璋以墊江以上爲巴郡江

南龐義爲太守治安漢以江州至臨江爲永寧郡胸忍至魚復爲固陵郡建安六年璋復改永寧爲巴郡以固陵爲巴東徙義爲巴西太守是謂三巴舊唐書地理志渝州巴縣漢曰巴州古巴子國也險阻艱難

靡不陪扈忠義所在生死以之久司禁戎益茂勳績器  
質敦實識度寬敏通明吏職練達武經本之以純良輔

之以才術俾居藩翰僉謂汝諧朕以北控單于國之巨

鎮

使記匈奴傳注漢書音義曰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單于然索隱曰按單于姓孛鞞氏其國稱之曰

揅黎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為揅黎謂子為孤塗故曰揅黎孤塗單于通典麟德元年改雲中都護府為單于大都護府領縣一金河有長城有金河李陵臺王昭君墓舊唐書突厥傳車鼻既破之後突厥盡為封疆之臣于是分置單于瀚海二都護單于都護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蘇農等二十四州新唐書磧以北蕃州悉隸瀚海南隸雲中雲中者義成公主所居也頡利滅李靖徙突厥羸波數百帳居之以阿史德為之長眾稍盛即建言願以諸王為可汗遙統之帝曰今可汗古單于也乃改雲中府為單于大都護府以殷王旭輪為單于都護通鑑注宋白曰唐振武軍舊單于都護府即漢定襄郡之盛樂縣也在山陰之陽黃河之北後魏所都盛樂是也唐平突厥于此置雲中都督府後改為單于大都護府唐書地理志唐之盛時開元天寶之際東至安東西

至安西南至日  
南北至單于府  
彼方戎帥沉痾是嬰臥護邊軍已淹寒

暑憫其盡瘁難以重煩爰咨信臣更踐厥職朝臣可依

前檢校兵部尚書兼單于大都護

唐書地理志單于大都護府本雲中都護

府龍朔三年置麟德元年更名通典漢宣帝地節二年初置西域都護爲加官也或以騎都尉諫議大夫使護西域三十六國有副校尉始以鄭吉爲之後廢至後漢永平十七年復置晉宋以後有都護之官亦其任也唐永徽中始于邊方置安東安西安南安北四大都護府後又加單于北庭都護府府置都護一人副都護二人長史司馬各一人

御史大夫充振武綏銀鄜勝等州節度營田

處置押兵藩落等使

唐書地理志綏州上郡勝州榆林郡屬關內道通典綏州春秋白翟

之地秦爲上郡西魏置安寧郡惟明可依前檢校工部

兼置綏州鄜銀注見制誥七卷

尙書兼鄜州刺史御史大夫充鄜坊丹延等都防禦觀  
察處置等使餘並如故

韓滉加檢校右僕射制

唐書韓滉傳帝在奉天淮  
汴震騷滉訓士卒分兵戍

河南旣狩梁州又獻練十萬匹請以鎮兵三  
萬助討賊有詔嘉勞進檢校尚書右僕射

周制以輔翼之臣出作方伯

禮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  
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

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  
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  
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  
爲左右曰二伯注老謂上公周禮曰九命作伯春秋傳  
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  
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漢官以牧守之最擢拜公卿其

在匡時中外同體朕以大勞未又勤卹于黎元多難薦

興注意于藩岳就加命服式寵能賢則增秩進律亦古

之道也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尙書使持節潤州諸

軍使兼潤州刺史御史大夫充鎮江軍浙江東西節度

觀察等使韓滉忠肅剛直清公簡儉持至公以檢下強

禦必繩詩不畏彊禦疏不畏懼于彊梁禦善之人秉大

節以事君險艱無易惠能恤眾明足照姦歲發勤王之

師日增贍國之賦軍無撓敗俗以阜康殿於大邦理平

訟息朝有勸典昭升乃庸胙土以報勤左傳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

之土而命之氏後漢光武十懋官以旌德底又江甸求

王傳贊光武十子胙土分王柏經正堂藏書

孚於休可檢校尚書右僕射進封昌黎縣開國公餘如

故

顧炎武日知錄云昌黎有五魏併柳城昌黎棘城于龍城而立昌黎郡如韓麒麟韓秀谷渾孫紹之倫皆

昌黎人卽燕之舊都龍城此一昌黎也韓文公多自稱昌黎唐書載韓氏世系則云世居潁川與昌黎之韓支派各別先儒以爲公之自稱本其郡望宋元豐七年封公爲昌黎伯亦是取其本望如韓長鸞韓建封昌黎王韓擇木封昌黎伯韓渥封昌黎男之比今按韓滉京兆長安人封昌黎縣公蓋亦本其郡望

嘉王

代宗子

橫海軍節度使制

唐書地理志分注滄州西南有橫海軍開

元十四年置方鎮表貞元三年置橫海軍節度使領滄景二州治滄州

度土分疆

王制司空執度地居民周禮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辯

其山林川澤卽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漢書敘傳分州域物土疆

設官蒞事因時設制期在理安必順物宜且從人欲版

圖既溢則疏邑以制州統攝或乖則分部而建長周禮天官

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沿革之道亦何常哉滄海之隅地饒俗阜

隱然北土實曰雄藩鎮撫之宜是資懿戚魏書南安王

之貴作鎮關右開府儀同三司嘉王運唐書地理志嘉州犍爲郡屬劔南道通鑑音注

嘉州漢南安縣地梁武帝開通外爲名西魏改爲眉州取我眉山以爲名後周改曰嘉州

氣本元淳重承先訓忠肅孝友寬仁惠和勤於服儒禮記

魯哀公問于孔子曰樂在爲善施於事任必有可觀舉夫子之服其儒服與

不失親至公斯在欽率厥職永孚於休可橫海軍節度

使滄景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勳封如故

綱目集覽橫海藩鎮有州四曰

滄景德棣唐書地理志滄州景城郡景州貞元三年析滄州之弓高東光臨津置屬河北道續通典滄州禹疏九河在此州界漢置勃海郡後魏置滄州景州漢平原郡鬲縣地隋置弓高縣屬觀州唐分弓高置景州

馬燧李臯實封制

唐六典魏氏五等皆以鄉亭多假空名不食本邑隋氏始立王

公侯以下制度至唐因之率多虛名其言食實封者乃得真戶舊制皆三丁已上一分入國開元中定以三丁為限租賦全入封家

列爵以旌德

書列爵惟五

胙土以報功國有彝章是用褒勸

朕以不德閒逢多虞蒲坂有叛亂之臣

李懷光

淮沂有僭

逆之帥

李希烈

萬姓罹害四方靡寧奉誠軍節度兵馬元

帥檢校司徒兼侍中馬燧聞難之初忠誠奮發躬率士

旅討茲不庭略地如歸攻城必克晉絳磁隰唐書地理志晉州平

陽郡絳州絳郡磁州文成郡隰州大寧郡屬河東道通

鑑音注晉州後魏眞君四年置東雍州孝昌中改爲唐

州建義元年又改爲晉州宋白曰慈州春秋虜咎如之

國唐武德元年爲西汾州孫愐曰因慈氏縣名之隰州

隋龍泉郡之地左傳曰重耳居蒲卽隰川縣故蒲城是

也爾雅曰下濕曰隰以州帶泉汨下隰故以隰名絳注

見制誥 靡然向風唐書馬燧傳時賊黨要廷珍守晉毛

三卷以州降乃率步騎三萬次于絳略定諸縣降其將馮萬

與任象玉遂圍絳拔外郭守將夜棄城去降四千人遣

李自良定六縣降其將辛旒收卒五千裨將谷秀違令

掠士女斬以徇與賊戰寶鼎射殺賊將徐伯文斬首萬

級獲馬五百元凶勢窮竟就梟戮清我甸服書五百里甸服

疏引鄭康成說

服治田出穀稅也言甸時惟茂勳荆南節度觀察處置者主治田故服名甸也

等使檢校戶部尚書嗣曹王臯唐書宗室世系表臯嗣王右衛率府中郎將載

之子出曹王房親率全軍抗于強虜晝夜不息迨于三年謀成

必滅師出皆捷復蕲黃之地唐書太宗九王傳賊柵蔡山不可攻臯聲言西取蕲

引兵繼循厓沂江上賊聞以羸師保柵悉軍行江北與臯直西去蔡山三百里臯遣步士悉登舟順流下攻蔡

山拔之間一日賊救至遂大敗乃取蕲州降其將李良平黃州兵益振唐書地理志蕲州蕲春郡黃州齊安郡

屬淮拔安陸之城唐書太宗九王傳遣伊慎王鏐攻安州未下希烈遣劉戒虛以步騎八千

援之臯命李伯潛連擊于應山俘之遂下安州斬僞刺史王嘉祥唐書地理志安州安陸郡屬淮南道其威名保又江漢並著節於國存功於人跡效炳然愈

議攸屬雖懋官已序而食賦未加疇庸之科無乃有闕

宜其寵錫以答殊休燧可賜實封五百戶通前七百戶

謹按燧前平李懷光賜實封二百戶 臯可賜實封三百戶

韓滉度支鹽鐵轉運使制

通鑑綱目諸使之職行之已久中外安之崔造

改法事多不集及元琇失職造遂憂懼成疾不視事既而江淮運米大至上嘉韓滉之功以滉兼度支轉運等使造所條奏皆改之

食貨所資邦家大本總領之重必推元臣故周以冢宰

制國用

禮記冢宰制國用必以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

制國用量入以爲出 漢以丞相調軍食

史記蕭相國世家何以丞相畱收巴蜀填撫諭告使

給軍食 官給人足謂之善經今戶口凋傷財產衰耗邊疆

未靖役費尚多思欲均厚薄之征權重輕之制國無匱

乏人不怨咨書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所寒小民亦惟曰怨咨運籌佐時其在

良輔魏志高柔傳明王聖主任臣于上賢相良輔股肱于下金紫光祿大夫檢校

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鎮海軍浙江東西

節度兼江淮轉運等使晉國公韓滉唐書地理志晉州平陽郡屬河東道

昔事先朝常掌邦賦通鑑綱目代宗大曆六年秋八月以韓滉判度支貞心獨

立一志在公吏無姦欺財以饒羨通鑑綱目自兵興以來所在賦斂無度倉

庫出入無法國用虛耗滉為人廉勤精于簿領作賦斂出入之法御下嚴急吏不敢欺亦值連歲豐穰邊境無

寇自是倉庫  
蓄積始充  
自臨江甸事舉風行職貢有加轉餉相繼

成功允集艱食用康介于方隅未極材術宜其宏濟式

副具贍可充度支及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餘如故通鑑音注

唐制戶部度支以本司郎中侍郎判其事又置鹽鐵轉運使其後用兵以國計爲重遂以宰相領其職

李叔明右僕射制

通鑑代宗大曆十二年八月癸未賜東川節度使鮮于叔明姓

李氏

行止兩全必惟明哲致其用以匡國敦乎道以保身周

旋令名

禮記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左傳長國家者非無疇之患而無令名之難

始終不

替斯賢者極致而行之實難金紫光祿大夫守太子少

傅唐書百官志太子少師少傅少保各一人從二品掌曉三師德行以諭皇太子奉太子以觀三師之道德

檢校尚書右僕射持節梓州唐書地理志梓州梓潼郡屬劍南道元和郡國志梓

州今爲東川節度使治所續通典梓州取梓潼江爲名諸軍事兼梓州刺史御史

大夫充劍南東川節度副大使唐書方鎮表至德二載置劍南東川節度使領

梓遂綿劍龍閬普陵瀘榮資簡十二州治梓州一統志東川卽漢之梓州也唐乾元中于州治置東川節度

知節度事管内度支觀察處置等使蘇國公唐書地理志蘇州吳

郡屬江南道李叔明稟粹挺生鬱爲邦傑虛懷朗暢達識周

通早以器能累更任遇中外所踐必聞休聲嘗尹京師

姦豪屏息唐書李叔明傳遷京兆尹長安歌曰前泊臨尹赫赫具瞻充若後尹熙熙具瞻允斯

方岳風俗澄清吏服嚴明人懷德惠憂公奉職勵節存

誠服勞王家行及三紀以茲盡瘁沉恙所嬰

爾雅釋詁恙憂也風

俗通恙噬蟲能食人心古者草

居多被此毒故相問勞曰無恙

扶疾趨朝唐書李叔明傳後朝京師

以病足賜錦韁令

披誠告老固陳衰瘵深戒滿盈情皆

發衷語且形泣視其激切

前漢賈山傳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

良所軫懷

敦勸既頻辭乞彌固繼獻章疏期於必從省之憮然用

增感嘆雖惜其舊德往泣遐藩而憫以高年難違懇志

猶資碩望俾長庶寮罷方鎮之煩總中臺之重

唐書百官志分

注龍朔二年改尚書省曰中臺尚書曰太常伯侍郎曰少常伯光宅元年改尚書省曰文昌臺俄曰文昌都省

垂拱元年曰都臺式彰尚德且示優賢可依前守太子  
長安三年曰中臺

少傅兼尚書右僕射

李澄贈司空制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詩大雅  
烝民篇

求之昔賢鮮克全備良以

謀始匪易慎終尤難其有志奉公家力輔王室見危而  
立節將沒而陳誠操尚堅明謀猷深遠憂國無忘于顛

沛周身不離于令名有臣如斯可以旌勸故義成軍節

度滑鄭等州觀察處置等使

唐書方鎮表上元二年置  
滑衛節度使治滑州領州

六滑衛相魏德貝廣德元年增領亳州更號滑亳節度  
大歷七年為末平節度建中二年增領鄭州貞元元年

更號義成軍節度唐書地理志鄭州開府儀同三司檢  
柴陽郡屬河南道滑注見制誥八卷

校尚書右僕射兼滑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武威郡

王

唐書地理志涼州武威郡中都督府屬隴右道一統志武威漢之郡名治姑臧縣唐初爲李軌所據尋克

平之置涼州天寶初改武威郡李澄天授將材勇而多智臨危不懼見

義必爲崎嶇險艱勦節兼著

唐書李澄傳李希烈陷汴

書令節度亦平軍興元元年澄遣盧融聞道奉表詣行  
在德宗嘉之署帛詔內密丸授澄刑部尚書汴滑節度  
使澄未卽宣乃先勒調士馬希烈疑以養子六百戍之  
賊急攻寧陵邀澄至石柱澄密令焚營爲驚遁者養子  
輩果乘以剽掠澄盡斬之以告希烈不能詰賊遣將翟  
崇暉率精兵寇陳州未還汴軍寡澄度不能制已又中  
官薛盈珍持節至封澄武威郡勤於廣業曾未遑安帶  
王賜實封乃燔賊旗節自歸

甲臨戎連年野處積勞成瘁霜露所侵瘠疾攻中

周禮天官

疾醫春時有瘠首疾注瘠酸痛也首疾頭痛也疏頭痛之外別有酸痛削之痛也酸嘶也

癰疽發外

後漢律歷志驚蟄暑長八尺二寸未當至而至多病癰疽脛腫

迨茲病亟不替忠誠憂

國疚懷戀闕流涕

莊子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

懼軍戎之乏帥念

方鎮以爲虞上表披陳懇求代免辭情激切備慮精深

視之感傷當寧興歎雖史魚之陳尸納諫

韓詩外傳昔衛大夫史魚

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治喪正堂殯我于室足矣子

以父言聞君造然召蘧伯玉而貴之而退彌子瑕

吳漢之在疚獻謀後漢吳漢傳漢病篤

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願陛下慎無赦而已比方於此不足多尙天

無所知識願陛下慎無赦而已

胡不容奪我良帥惻然嗟悼用切深衷始終存義澄實  
有之褒美飾終是宜加等可贈司空賜物五百段米粟  
三百石以左散騎常侍歸崇敬充使弔祭所緣喪葬並  
准式官供仍以澄讓表宣付史館以彰忠節

除鄧州歸順官制

鄧注見前制  
詔七卷南陽

迫以凶威陷于寇境義不受污忠能奮誠履重險而不  
迴處疾風而逾勁

唐太宗詩疾  
風知勁草

忘軀徇義獻款投誠足

以勵彼勤王激其汚俗去逆效順固先典之攸嘉懋賞  
勸功驗彝章而不昧咸從序用俾服官常

周禮天官太  
宰以八法治

官府四曰官常以聽官治注官常謂各自領其官之常職非連事通職所共也可依前件云云

### 李納檢校司空制

鄭武公父子繼爲周司徒

史記鄭世家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宣

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鄭封三十三歲百姓皆便愛之幽王以爲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悅河雒之間人便思之二歲犬戎殺幽王于驪山下并殺桓公鄭人共立其子掘突是爲武公內居股肱外作

藩翰詩美緇衣之德傳稱夾輔之勳我懷斯人今得良

弼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充平盧淄青節度管內度支營田觀察處置陸運海

運

顧炎武日知錄唐時海運之事不詳于史蓋柳城陷沒之後至開元之初新立治所乃轉東南之粟以餉

之耳及其樹藝已成則不復資于轉運非若元時以此  
爲恆制也舊唐書宋慶禮傳張九齡駁謫議曰營州鎮  
彼戎夷扼喉斷臂逆則制其死命順則爲其主人是稱  
樂都其來尚矣往緣趙颺作牧馭之非才自經鑿廢便  
長寇孽大明臨下聖謀獨斷恢祖宗之舊復大禹之迹  
以數千之役徒無甲兵之強衛指期遂往稟命而行於  
是量畚築執磬鼓親總其役不愆所慮俾柳城爲金湯  
之險林胡生腹心之疾尋而罷海運收歲儲邊庭晏然  
河朔無擾與夫興師之費轉運之勞較其優劣孰爲利  
害此罷海之一證謹按食貨志唐漕運分水運陸運海  
運疑卽押新羅唐書東夷列傳新羅弁韓苗裔也居漢  
水運也押新羅樂浪地橫千里縱三千里東距長人東  
南日本西百濟南瀕海北高麗而王居金城環八里所  
衛兵三千人謂城爲倭牟羅邑在內曰喙評外曰邑勒  
有喙評六邑勒五十二武德四年王眞平遣使者入朝  
高祖詔通直散騎侍郎庾文素持節答賚後三年拜柱  
國封樂浪郡王新羅王通典新羅國魏時新盧國焉其  
先本辰韓種也辰韓始有六國稍分爲十二新羅則其

一也其國在百濟東南 渤海唐書北狄列傳渤海本粟

五百餘里東濱大海 未靺鞨附高麗者姓大氏

高麗滅率眾保挹婁之東牟山地直營州東二千里南

北新羅以泥河為境萬歲通天中契丹盡忠殺營州都

督趙颯反有舍利乞乞仲象者與靺鞨酋乞四比羽及

高麗餘種東走度遼水保太白山之東北阻奧婁河樹

壁自固武后封乞四比羽為許國公乞仲象為震國

公赦其罪比羽不受命后詔玉鈐衛大將軍李楷固中

郎將索仇擊斬之是時仲象已死其子祚榮因高麗靺

鞨兵拒楷固楷固敗還祚榮即并比羽之眾恃荒遠乃

建國自號震國王盡得扶餘沃沮弁韓朝鮮海北諸國

中宗時使侍御史張行岌招慰祚榮遣子入侍睿宗先

天中遣使拜祚榮為左驍衛大將軍渤海郡王以所統

為忽汗州領忽汗州都督自是始去靺鞨專稱渤海

兩蕃等使隴西郡王李納宇量宏博質性沉毅體仁能  
斷見善必遷蘊非常之才守以純一秉難奪之節著于

艱危昭升令聞

書爾惟踐脩厥猷舊有令聞詩如珪如璋令聞令望

茂建勳績屬

淮夷構亂東夏震騷奮旅徂征坐籌制勝解商邱之難

攘彼凶殘釋陳城之危俘厥渠帥德功克懋官賞宜崇

庸建上台宐賜眞食惟乃先服勤勞王家以殿邦之勳

參論道之職

唐書宰相表大曆十四年六月己亥平盧淄青節度使檢校司空同平章事李正己

爲司徒俾爾嗣績光於前人荷國之寵章承家之不構敬

慎厥德永孚於休可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

賜實封五百戶餘並如故

唐陸宣公翰苑集卷第九終

謝靈運宋書卷一百一十四謝靈運中書侍郎

謝靈運宋書卷一百一十四謝靈運中書侍郎

謝靈運宋書卷一百一十四謝靈運中書侍郎

謝靈運宋書卷一百一十四謝靈運中書侍郎

謝靈運宋書卷一百一十四謝靈運中書侍郎

謝靈運宋書卷一百一十四謝靈運中書侍郎

唐陸宣公翰苑集卷第九終

唐陸宣公翰苑集卷第十

汪肇龍稚川

程瑤田易田

山右張佩芳蓀圃注釋

新安

汪梧鳳在湘

參訂

方矩晞原

涇陽柏森子餘校刊

制誥十

鐵券慰問敕書

賜李納王武俊等鐵券文

漢書高帝紀高祖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

維興元元年歲次甲子正月癸酉朔二日甲戌皇帝咨

爾某官某嗚呼王者所以撫人失於所撫則叛下者所以奉上失於所奉則刑各當其理德用不擾各違其分亂於是生朕德薄化淺昧於君道罔知省己姑務責人是以徵師徂征連歲靡息惟爾以誠志之不達反仄於厥衷阻眾興戎結黨拒命豈非上失於所撫而下失於所奉歟書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我實不德兆人何咎俾廢其生業離於室家陷於困窮死於戰陣老疾廢養孤惇靡依怨結蒼生感傷和氣朕爲人父母得不愧於心哉晨興以思夕惕以悼

前漢宣帝紀詔曰反側晨興念慮萬方易君子終日乾乾

夕惕若自嗣位迄今六載天將悔禍朕方覺悟爾亦知眾

心之厭亂思所以保安叶於朕懷若應符契非天地合

德人神合謀將茂育羣生則何以臻此朕是用上順天

意俯從人心滌爾疵瑕復爾爵位坦然靡阻君臣如初

功載鼎彝張衡東京賦銘勳彝器歷世彌光注彝常也宗廟之器稱彝勒銘於宗廟之器於鐘鼎萬

祀彌益光明名藏王府子孫代代爲國勳臣河山帶礪傳祚

無絕朕方布大信承天子人若食其言何以享國嗚呼

其祇若命用保無疆之休

賜安西管內黃姓彙官鐵券文

唐書地理志安西大都護府初治西

州顯慶二年平賀魯析其地置濛池崑陵二都護府分種落列置州縣西盡波斯國皆隸安西又徙治高昌故地三年徙治龜茲都督府而故府復爲西州咸亨元年吐蕃陷都護府長壽二年收復安西四鎮至德元載更名鎮西後復爲安西吐蕃旣侵河隴惟李元忠守北庭郭昕守安西與沙陀回紇相依吐蕃攻之久不下建中二年元忠昕遣使間道入奏詔各以爲大都護並爲節度貞元三年吐蕃攻沙陀回紇北庭安西無援遂陷集韻阜羸軍中大旗也二儀實錄羸阜繪爲之似蚩尤之首

維貞元二年歲次丙寅八月丁巳朔三日己未皇帝若

曰咨爾四鎮節度管內黃姓羸官驃騎大將軍

唐書方鎮表開

元二十九年安西四鎮節度治安西都護府又百官志從一品曰驃騎大將軍通典漢武帝元狩二年始用霍

去病爲驃騎將軍定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  
隋開皇中置驃騎將軍府每府置驃騎將軍騎將軍各  
二人唐改爲車騎驃騎其制如開皇後皆省  
之顯慶元年乃復置驃騎大將軍爲武散官行左金吾

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

通典分注員外官其初但云員外至永徽六年以蔣孝璋

爲尙樂奉御員外特置仍同正員自員外官復有同正  
員者其加同正員者唯不給職田耳其祿俸賜會與正  
官同單言員外者則兼試太常卿唐書百官志太常寺  
俸祿減正官之半卿一人正三品初學

記案宋太常漢官也宋百官春秋云在昔唐虞伯夷作  
秩宗典三禮周則春官宗伯掌禮樂並其任也初秦置  
奉常漢祖更名太常又曰太常卿其後因之頓啜護波支  
官志云至梁加卿字曰太常卿其後因之

惟爾乃祖乃父代服聲教

書聲教訖于四海

勤勞王家勳書于

鼎彝族列于藩籍爾克紹先祖之烈而重之以忠貞嗣

守職官祇若朝化率其種落

晉書四夷傳論廣關塞垣更招種落

保我邊

陞丹誠向化萬里如近是用稽詁令典錫以券書

漢制考傳

別質劑今之券書也

若金之堅永代無變子孫繼襲作我藩臣爾

其欽承勿替休命

慰問四鎮北庭將吏勅書

通鑑音注舊書自焉耆西北七日行至其南庭

又正北八日行至其北庭

四鎮北庭將士官吏僧道耆壽百姓自祿山首亂中夏

不安

班固東都賦目中夏而布德瞰四夷而抗稜

蕃戎乘釁侵敗封略

左傳封略

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王臣

道路梗絕往來不通哀我士庶忽如

異域控告無所歸還莫從

唐書回鶻傳初安西北庭自天寶末失關隴朝貢道隔伊

西北庭節度使李元忠四鎮節度畱後郭昕數遣使奉表皆不至貞元二年元忠等所遣假道回鶻乃得至長

安朕未嘗一夕忘懷而事勢不及相卹興言軫念忽以

流涕卿等咸蘊忠誠誓死不屈或早從征鎮白首軍中

或生在戎行長身塞外克奉正朔堅保封疆援絕勢孤

以寡敵眾晝夜勞苦不得休息歲時捍禦不解甲冑勦

高百戰義叶一心介然孤城獨守臣節日來月往三十

餘年奉國之誠久而彌勵求諸今古忠烈莫儔義激人

倫名光史問

說文冊符命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又古文作箭蠢動知感

况於朕懷朕嗣守洪業君臨宇內思安兆庶以絕戰爭

遂與贊普約定好和

唐書吐蕃傳其俗謂彊雄曰贊

普集

蕃漢士庶告天地神祇設壇會盟永息邊患

冊府元龜德宗建中

四年正月詔隴右節度使張鎰與吐蕃相尙結贊等盟於清水將盟鎰與結贊約各以二千人赴壇所執兵者半之列於壇外二百步散從者半之分立壇下鎰與賓佐齊抗及會盟官崔漢衡樊澤嘗魯干頤等十人皆朝服結贊與其本國將相論悉頰藏論藏熱乞利施斯官者論乞力徐等七人俱升壇爲盟初約漢以牛蕃以馬爲牲鎰恥與之盟將殺其禮乃請結贊曰漢非牛不出蕃非馬不行今請以羊豕犬三物代之結贊許諾時塞外無豕結贊請出羝鎰出犬白羊乃於壇北刑之雜血二器而歃盟文曰唐有天下恢奄禹跡舟車所至莫不率俾以累聖重光卜年惟永彰王者之不業被四海以聲教與吐蕃贊普代爲婚姻固結鄰好安危同體甥舅

之國將二百年其間或因小忿棄惠爲讎封疆騷然靡  
有寧歲皇帝踐祚愍茲黎庶俾釋俘囚以歸蕃落蕃國  
展禮同茲叶和行人往復累布成命是必詐謀不起兵  
革不用矣彼猶以兩國之要求之未久古有結盟今請  
用之國家務息邊人外其故地棄利蹈義堅盟從約今  
國家所守界涇州西至彈箏峽西口隴州西至清水縣  
鳳州西至同谷縣劍南西川大渡水東爲漢界蕃國守  
鎮在蘭渭原會西至臨洮又東至成州抵劍南西界磨  
些諸蠻大渡水西南爲蕃界其兵馬鎮守之處州縣見  
有居人彼此兩邊見屬漢諸蠻以今所分見住處依前  
爲定其黃河以北從故新泉軍直北至大磧直南至賀  
蘭山駱駝嶺爲界中間悉爲閒田盟文有所不載者蕃  
有兵馬處蕃守漢有兵馬處漢守並依見守不得侵越  
其先未有兵馬處不得新置并築城堡耕種今二國將  
相受辭而會齋戒將事告天地山川之神惟神照臨無  
得愆墜其盟文藏於宗廟副在有司二國之成其永保  
之結贊亦出盟文不加於坎但埋牲而已盟畢結贊請  
盞就壇之西南隅佛幄中焚香爲誓誓畢復升壇飲酒

獻酬之禮各用其物以將厚意而歸四月加答蕃使崔漢衡簡較工部尚書

疆場罷警於今

六年近以賊臣朱泚背恩驚犯宮闕贊普又遣師旅助

討姦凶兩國交懽事同一體北庭去此遙遠信使難通

於西蕃旣非便宐在國家又絕來往永念士庶隔在殊

方歸路無因親戚永訣爲人父母實所感傷已共西蕃

定議兼立誓約應在彼將士官吏僧道耆壽百姓等並

放歸漢界仍累路置頓供擬發遣待卿等進發然後以

土地隸屬西蕃今故遣太常少卿兼御史大夫沈房及

中使韓朝彩等往彼宣諭

唐書吐蕃傳朱泚之亂吐蕃請助討賊詔右散騎常侍于

願持節慰撫太常少卿沈房  
爲安西北庭宣慰使以報之  
仍便與西蕃交割卿等宐

遞相慰勉叶力同心互相提攜速圖進路復歸鄉井重  
見宗親生人之情莫重於此一勞永逸固不合辭卿等  
誠節昭宣勳閎茂著到此之後當特甄升仍給田園以  
贍生業必優厚用答忠勞如有資產已成不願歸此亦  
任便住各遂所安宐勉良圖副我勤想夏熱卿等各平  
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與回紇可汗書

唐書回鶻傳回紇其先匈奴也俗多乘高輪車元魏時亦號高車部

或曰敕勒訛爲鐵勒又回紇姓藥羅葛氏居薛延陀娑陵水上距京師七千里通鑑綱目回紇

合骨咄祿可汗屢求和親上未之許會邊將告  
乏馬李泌言於上曰臣有愚策可使馬賤十倍  
上問之對曰願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己徇人爲  
社稷計臣乃敢言上曰何故泌曰臣願陛下北  
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如此則吐蕃  
自困馬亦易致矣上曰三國當如卿言至於回  
紇則不可泌曰陛下所以不可豈非以陝州之  
恥耶上曰然韋少華等以朕之故受辱而死朕  
豈能忘之泌曰害少華等乃牟羽可汗後復入  
寇爲今可汗所殺然則今可汗乃有功于陛下  
又何怨耶是後凡十五對反復論之上終不許  
曰朕不憚屈己但不能負少華輩耳泌曰以臣  
觀之少華輩負陛下非陛下負之也上曰何故  
對曰昔葉護將兵助國肅宗止合臣宴勞之亦  
不許至其營及大軍將發先帝始與相見蓋戎  
狄豺狼不得不過爲之防耳陛下在陝富於春  
秋少華輩不能深慮以萬乘元子徑造其營又  
不先與之議相見之儀使彼得肆其桀驁豈非

少華輩負陛下邪且香積之捷葉護欲掠長安  
先帝親拜於馬前以止之當時觀者十萬餘人  
皆嘆息曰廣平王真華夷主也然則先帝所屈  
者少所伸者多矣況牟羽身為可汗舉國赴難  
當是之時臣不敢言他若畱陛下於營中歡飲  
十日天下豈得不寒心哉以此二事觀之則屈  
己為是乎不屈己為是乎上曰朕與之為怨已  
久今往與之和得無復拒我為夷狄之笑乎對  
曰臣請以書與之約為臣子每來不過二百人  
市馬不過千匹無得攜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  
者皆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如此威加北荒  
旁讐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上從之

皇帝敬問可汗弟

通鑑音注可汗北方之尊稱猶漢時之單于也宋白曰虜俗呼天為可汗

可讀如渴汗何干翻

兩國和好積有歲年申之以昏姻

通鑑綱目乾元元年

冊命回紇可汗曰英武威遠匏伽闕可汗以上幼女寧國公主妻之以漢中王瑀為冊禮使右司郎中李巽副

之上送至咸陽公主辭訣曰國約之以兄弟通鑑綱目

家事重死且無恨上流涕而還至德二年

回紇懷仁可汗遣其子葉護等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

鳳翔廣平王俶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眾十五萬

發鳳翔俶見葉護約為兄誠信至重情義至深頃因賊

弟葉護大喜謂俶為兄臣背恩謹按謂僕唐書

固懷恩唐書構成險釁天不長惡尋已誅夷唐書

懷恩傳懷恩至鳴沙病甚還唐書使我兄弟恩好如舊唐書

死靈武部曲焚其尸以葬回鶻

傳永泰初懷恩反誘回紇吐蕃入寇俄而懷恩死二虜  
爭長回紇首領潛詣涇陽見郭子儀請改事子儀率麾  
下叩回紇營回紇曰願見令公子儀出旗門回紇曰請  
釋甲子儀示服酋長相顧曰真是公矣時李光進路嗣  
恭介馬在側子儀示酋長曰此渭北節度使某朔方軍  
糧使某酋長下馬拜子儀亦下見之虜數百環視子儀  
麾下亦至子儀麾左右使卻且命酒與飲遺以纏頭綵  
三千召可汗弟合胡祿等持手因讓曰上念回紇功報

爾固厚何負而來今卽與汝戰何遽降也我將獨入爾  
營雖殺我吾將士能擊汝酋長讐服曰懷恩詭我曰唐  
天子南走公見廢是以來今天可汗在公無恙吾等願  
還擊吐蕃以報厚恩然懷恩子可敦弟也願赦死於是  
子儀持酒胡祿請盟而飲子儀曰唐天子萬歲回紇可  
汗亦萬歲二國將相如之有如負約身死行陣家屬戮  
方時虜宰相磨咄莫賀于頓等聞言  
皆奪氣酒至其所輒曰無易公誓

周皓及踏本啜黑

達干等至得弟來書省覽久之良以爲慰弟天資雄傑  
智識通明親仁善鄰敦信明義罷戰爭之患宏禮讓之  
風保合太和用寧區宇惟茲盛美何以加焉朕之素懷  
與弟叶契爲君之道本務愛人同日月之照臨體天地  
之覆育其於廣被彼此何殊况累代以來繼敦姻戚冊

元龜肅宗至德元年迴紇首領至請和親兼封安祿山  
九月封故鄒王弟五男承宋爲燉煌王使迴紇仍令僕  
固懷恩送至迴紇部落請和親封迴紇女爲毗伽公主  
十月迴紇首領來朝請和親詔燉煌王承宋赴迴紇結  
親二年九月迴紇大首領入朝燉煌王承宋加開封府  
儀同三司拜宗正卿納迴紇公主爲妃乾元元年六月  
迴紇使達亥阿波刺史入朝迎公主詔授開府儀同三  
司七月丁亥詔以幼女封爲寧國公主令堂弟銀青光  
祿大夫殿中監漢中郡王瑀充冊命英武威遠毗伽可  
汗使以堂姪正議大夫行右司郎中上柱國上邽縣公  
賜紫金魚袋巽爲副特差重臣開府儀同三司尙書左  
僕射冀國公裴冕送至界首戊子右司郎中巽改尙書  
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鴻臚少卿兼充寧國公主禮會  
使癸巳以冊立迴紇英武威遠毗伽可汗帝御宣政殿  
漢中王瑀受命甲子帝送寧國公主咸陽磁門驛十一  
月甲子迴紇使三婦人謝寧國公主之媵也三年正月  
迴紇可汗使大臣俱六莫賀達于等人朝奉表起居公  
主代宗大歷四年五月冊僕固懷恩小女爲崇徽公主

六月丁酉崇徽公主辭赴迴紇  
宰臣已下百寮送至中渭橋  
與弟俱承先業所宜遵

奉令圖自茲以還情契彌固垂之百代永遠無窮緬想

至誠當同此意所附踏本啜奏請降公主姻不失舊頗

叶通規待弟表到卽依所請  
唐書回鶻傳詔咸安公主下嫁又詔使者合闕達于

見公主于麟德殿使中謁者齎公主畫圖賜可汗  
宣示百寮擇日發遣緣諸軍

兵馬收京破賊頻立功勳賞給數多府藏虛竭其馬價

物  
唐書食貨志時迴紇有助收西京功代宗厚遇之與中國婚姻歲送馬十萬匹酬以縑帛百餘萬匹而中

國財力屈竭  
歲負馬價 且付十二萬匹至來年三月更發遣一般

餘並續續支付弟宐悉也安西北庭使人入奏並卻歸

本道至彼宐差人送過令其速達弟所寄馬並到深愧

厚意

賜吐蕃將書

勅尙覽鑠論莫陵悉繼等至

唐書吐蕃傳其官有曰論苳副相曰論苳扈苳

各一人亦號大論小論都護一人曰悉編掣逋又有內

大相曰曩論掣逋亦曰論苳熱副相曰曩論覓零逋小

相曰曩論充各一人又有整事大相曰喻寒波掣逋副

整事曰喻寒覓零逋小整事曰喻寒波充皆任國事總

號曰尙論掣逋通鑑音注吐蕃立國之初

有大論小論以統國事後因以爲貴姓 省所陳奏朕

具悉之國家與大蕃親則舅甥

通鑑紀事貞觀十二年初上遣使者馮德遐撫

慰吐番吐番聞突厥吐谷渾皆尙公主遣使隨德遐入

朝多齎金寶奉表求婚上未之許使者還言於贊普棄

宗弄讚曰臣初至唐唐待我甚厚許尚公主會吐谷渾王入朝相離閒唐禮遂衰亦不許婚弄讚遂發兵擊吐谷渾吐谷渾不能支遁於青海之北民畜多爲吐番所掠吐番進破黨項白蘭諸羌帥眾二十餘萬屯松州西境遣使貢金帛云來迎公主尋進攻松州敗都督韓威羌酋閻州刺史別叢臥施諾州刺史把利步利並以州叛歸之連兵不息壬寅以吏部尚書侯君集爲當彌道行軍大總管甲辰以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爲白蘭道左武衛將軍牛進達爲闕水道左領軍將軍劉簡爲洮河道行軍總管督步騎五萬擊之吐番攻城十餘日進達爲先鋒九月辛亥掩其不備敗吐番於松州城下斬首千餘級弄讚懼引兵退遣使謝罪因復請婚上許之十四年冬閏十月丙辰吐番贊普遣其相祿東贊獻金五千兩及珍玩數百以請昏上許以文成公主妻之十五年春正月丁丑命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持節送文成公主於吐番贊普大喜見道宗盡子婿禮慕中國衣冠儀衛之美爲公主別築城郭宮室而處之二十三年上以吐番贊普弄讚爲駙馬都尉封西海郡王武后

長安三年夏四月吐番遣使獻馬千匹金二千兩以求昏中宗景龍元年春三月庚子吐番遣其大臣悉蕭熟入貢夏四月辛巳以上所養雍王守禮女金城公主妻吐番贊普三年冬十一月乙亥吐番贊普遣其大臣尙贊拙等千餘人迎金城公主適吐番處訥辭又命趙彥昭彥命紀處訥送金城公主適吐番處訥辭又命趙彥昭彥昭亦辭丁丑命左驍衛大將軍楊矩送之己卯上自送公主至始平二月公主至吐番贊普爲之別築城以居之元宗開元六年十一月戊辰吐番奉表請和乞舅甥親署誓文開元十八年冬十月吐番遣其大臣論名悉獵隨皇甫惟明入貢表稱甥世尙公主義同一家中間張元表等先興兵寇抄遂使二境交惡甥深識尊卑安敢失禮正爲邊將交構致獲罪於舅屢遣使者入朝皆爲邊將所遏今蒙遠降使臣來視公主甥不勝喜賀儻使復修舊好死無所恨自是吐番復款附義則鄰援息人繼好固是常規朕嗣位君臨思安兆庶常以信讓爲事不以爭競爲心區

域雖殊覆育寧別贊普天資仁德好生惡殺與朕同心  
重修舊好會蕃漢將相告天地神祇約誓之言至嚴至  
重大信一立義無改移所請奉天盟書勒於清水碑石

唐書地理志清水縣名屬秦州隴右道通鑑音注審詳

清水漢古縣唐屬秦州九域志在州東九十里事理頗甚乖違往歲賊臣稱兵竊據城闕尙結贊志惟

嫉惡義在救災頻獻表章請收京邑朕以宗廟社稷悉

在上都但平寇戎豈惜酬賞遂許四鎮之地以答收京

之功旋屬炎蒸又多疾疫大蕃兵馬便自抽歸唐書吐蕃傳會

大疫虜既未至京有乖始望奉天盟約豈合更論通鑑初上

發吐蕃討朱泚許以安西北庭之地與之及泚誅吐蕃  
來求地上欲與之李泌曰安西北庭人性驍悍控制西  
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又分吐蕃之勢使不得并兵  
東侵奈何拱手與之且兩鎮之人勢孤地遠盡忠竭力  
爲國家固守近二十年誠可哀憐一旦棄之戎狄彼必  
深怨中國他日從吐蕃入寇如報私讐矣況日者吐蕃  
觀望不進陰持兩端大掠而去何朕欲苟循彼情便令  
功之有眾議亦以爲然上遂不與鐫刻則是非務實信不由衷欺天罔神莫大於此凡曰  
通好貴於推誠將垂百代之名豈顧一時之利但以事  
之去就須定是非若不辯明便成姑息親鄰之義豈所  
宜然故遣使臣與卿詳議卿是大蕃輔佐必當智識通  
明事理昭然不足疑惑儻有他見宜具奏聞審細研窮

須歸至當所論先許每年與贊普綵帛一萬匹段者本  
來立約亦爲收京然於舅甥之情此乃甚爲小事二國  
和好卽同一家此有所須彼當不恡彼有所要此當合  
供以有均無蓋是常理贊普若須繪帛朕卽隨要支分  
多少之閒豈拘定限假使踰於萬匹亦當稱彼所求朕  
之所重者信誠所輕者財利思與率土同臻大和

詩率土之

濱莫非王臣

想卿深體至公務存大義安人保境垂美無窮

勉思令圖以副朕意今遣倉部郎中

唐書百官志倉部郎中員外郎各一

人掌天下庫儲出納租稅祿糧倉廩之事通典注周官有倉人主藏九穀又有廩人主藏九穀之數調賜稍食

魏尚書有倉部郎後魏有太倉尚書亦其任也龍朔兼  
二年改爲司庾天寶中改爲司儲皆以地官爲之

侍御史趙聿與來使同往書中意有不盡並令趙聿口

宣尚結贊論莽羅等嘗總師徒遠來赴難功雖未就義

則可嘉

冊府元龜德宗興元元年二月帝在山南時朱  
泚盜據宮殿詔以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于

頌往涇州已來宣慰吐蕃仍與州府計會頓遞時吐蕃  
款塞請以兵助平國難故遣使焉四月渾瑊與吐蕃論  
莽羅之眾大破朱泚將韓旻張庭芝宋  
歸朝等於武功之武亭川斬首萬餘級其所領將士等

朕先許與賜物一萬匹段並已排比許卿所商量指定

此使卻回卽發遣往今各賜卿少物至宜領之

賜吐蕃宰相尚結贊書

唐書吐蕃傳貞元二年詔  
倉部郎中趙建往使而虜

已犯涇隴邠寧掠人畜敗田稼內州皆閉壁游  
騎至好時左金吾將軍張獻甫神策將李昇雲  
等屯咸陽河中渾瑊華州駱元光援之以左監  
門將軍康成使焉尚結贊屯上砦原亦令使論  
乞陀來  
請盟

勅尚結贊卿天資材術作輔大蕃識通古今志奉忠信

義聲著積遠近流傳比聞入典樞衡

北史序傳孝文謂右衛宋弁曰僕射

執我樞衡

總釐朝務近知還總戎務二國所定和好首末是卿商

量

冊府元龜建中三年九月和蕃使殿中少監兼御史

中丞崔漢衡與吐蕃使區頰贊至自蕃中時吐蕃大  
相尚結息忍而好殺以嘗覆敗於劍南思刷其恥不肯  
約和其次相尚結贊有材略固言於贊普請定界盟約  
以息邊民贊普然之竟以結贊代結息爲大  
相約終和好期以十月十五日會盟於境上得卿卻來

深以爲慰昨者邊軍狀奏彼國兵馬踰越封疆朕以書

界立盟先有定分贊普素敦仁義卿又特稟純誠背約

侵漁

韓非子侵漁朋黨比周相與

必無此理但勅邊城自備不令輒

動干戈若使效尤

左傳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晉語效郵非義也韻會尤通作郵恐成

交惡初疑界首遊奕少有乖宜不謂大發師徒漸加侵

軼興兵動眾必合有名蕃軍此行未測其故朕自嗣膺

寶位卽與贊普通和

冊府元龜建中元年四月太常少卿韋倫至自吐蕃自大曆中吐蕃

聘使前後數輩皆畱之不遣俘獲其人必遣中官部統徙之江嶺因緣求財及結養之費不勝其弊去年冬吐蕃大興師以三道來侵一自靈武一自山南一自蜀約縱齊與會帝初卽位以德綏四方徵其俘囚五百餘人

各給衣一襲使倫統還其國與之約和勅邊將無得侵  
伐吐蕃始聞歸其人不之信及蕃俘入境部落皆畏威  
懷惠其贊普乞立贊謂倫曰不知是來也而有三恨奈  
何倫曰未達所云乞立贊曰不知大國之喪而弔不及  
哀一也不知山陵之期而賻不成禮二也不知皇帝舅  
聖明繼立已發眾軍三道連衡今靈武之師聞命輒迴  
矣而山南之師已久扶文蜀師已趨灌口追且不及是  
三恨也及發使奉贄不二旬而復命蜀師尋獲其戎俘  
有司請准舊事頒爲徒隸帝曰要約著矣  
言庸二乎乃各給縑二疋衣一襲而歸之  
敦以舅甥結  
爲鄰援懲戰爭之弊知禮讓之風彼此大同務安眾庶  
乃於境上建立壇場契約至明誓詞至重告于皇天后  
土諸佛百神有渝此盟殃及其國朕敬奉誠約分毫不  
移信使交懽歲時無絕碑文具在可以明徵豈有一事

不行一言不守頃令趙聿專往近方從彼卻回兼聞彼蕃使同來至今獨在道路卿所論奏朕並未知待詳事由乃可商議既稱和好理絕相疑未合輕舉甲兵便踰境界盟誓之語忽焉如遺天地神明豈其可罔卿智識明達朕所深知頃年猶舉義師救此災患今豈不存大信遂棄令名故專遣使見卿欲得審知來意竝聞還奏以副所懷趙聿及蕃使合到待覽表中意旨續卽商量報卿卿涉遠而來當甚勞頓今賜卿某物至宜領之秋冷卿比平安好將士並存問之

賜尙結贊第二書

趙聿及論拱熱等至得卿表奏具見懇誠省覽言辭卽稱和好及覩事跡唯務侵凌矛楯若斯將何取信審察書中之意蓋求四鎮北庭如此事宜足得商議旣言通好理絕相疑未合輕舉甲兵便踰境界盟誓之語忽然如遺天地神祇豈其可罔又聞放縱兵馬蹂踐禾苗邊境之人大遭驅掠在此未爲深損於彼殊非遠謀卿之用心何乃至是國家利害計須久長和好之道旣虧仁義之風何在卿智識明悟朕所深知頃年猶發義師救

此災患今豈不存大信遂棄令名故遣使見贈欲得審  
知來意必若守其盟誓務在同和卽收斂兵車速歸本  
界所掠百姓一切放回然後可表卿直心信卿來奏續  
卽遣使與論拱熱同往諸事並有商量交歡必令得所  
或密懷他意將欲別謀彼雖未說實情此亦略爲准擬  
但緣誓約本重朕意不欲先違以此勤勤合有相問佇  
聞來奏以副朕懷

賜尙結贊第三書

勅尙結贊蕃使論拱熱等與趙聿同到卿所陳奏朕具

悉之誠意勤勤志敦和好上以成舅甥之義次以結鄰  
援之歡外以彰禮讓之風內以息戰爭之患兼此數事  
昔賢所難非卿材越等倫識通今古豈能匡輔大國宏  
宣遠圖施美利於當時

易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

傳盛名於不朽眷

懷明略歎尙良多然以贊普來書務於叶睦卿之所奏

亦貴通和初覽其言實嘉德義及觀其事頗訝乖違以

卿賢明朕所信重棄義踰約計必不然未測事由因何

至此頃年所定和好言約頗謂分明至於四鎮北庭元

不割與蕃國及朱泚悖逆作亂上都卿仗義興師

陸賈新語

仗仁者霸  
仗義者強

請收京邑遂許四鎮北庭之地將以報答成

功旋屬炎蒸蕃軍便退

注見奏  
草六卷

奉天之約豈可更論事

甚分明固無疑惑凡言結好所貴和同通體商量有何  
不可大蕃必若要四鎮北庭之地卽合直以情言彼但  
露其誠心此亦自有分義豈假曲徼前事廣起異端仍  
發師徒務張威勢蕃使猶未至此蕃軍早已越疆或稱  
欲自赴朝或云更定言誓旣虧盟約且失禮儀言與事  
乖將何取信夫人君立國必不徒然惟漢與蕃各受天  
命勝負固有定分強弱寧由力爭卿欲以眾相侵以威

相脅謂天地可罔謂盟誓可渝卽當肆意所爲不必更  
論和好儻欲守其前約敦以親鄰去就之間固宜有禮  
遣使來往足得商量張皇師徒

書張皇六師

是何道理和好

者禮義之事甲兵者爭奪之由二端懸殊理不並用今  
欲以用兵之勢定和好之辭事必不成縱成何益卿識

見通敏器宇沉詳如此事宜不言可悉未知來意竟擬  
如何且首末論和是卿商議清水會盟之日卿又親發

誓辭將期去殺好生修文偃武

書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

永安

兆庶垂法子孫天下稱嗟以爲盛美未經數歲遽有變

移非獨見誚於四方亦將取笑於千古以此思度甚欲  
通和彼雖小有侵陵朕亦未卽交惡故遣某官與卿更  
審籌量卿若必務同和更無他意卽宜便歸本界遣使  
具述本情所須四鎮北庭朕當自有推議如或託稱繼  
好志在別圖依前縱兵不卽歸國惟利是視亦識彼懷  
和與不和於茲決定書中事有不盡並令某官某口宣  
宐令速回竚望來奏所獻方物深表遠誠今賜卿某物  
至可領也秋冷比平安好

唐陸宣公翰苑集卷第十終

唐陸宣公翰苑集卷第十一

汪肇龍稚川

程瑤田易田

山右張佩芳蓀圃注釋

新安

汪梧鳳在湘

參訂

方矩晞原

涇陽柏森子餘校刊

奏草一

論關中事宜狀

前漢高帝紀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注師古曰自函谷

關以西總名關中關中記東自函關宏農郡靈寶縣界西至隴關汧陽郡汧源縣界二關之間

謂之關中東  
西千餘里

右臣頃覽載籍每至理亂廢興之際必反覆參考究其  
端由與理同道罔不興與亂同趣罔不廢此理之常也  
其或措置不異安危則殊此時之變也至於君人有大  
柄立國有大權得之必彊失之必弱是則歷代不易百  
王所同夫君人之柄在明其德威立國之權在審其輕  
重德與威不可偏廢也輕與重不可倒持也蓄威以昭  
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恃威則德喪於身  
取敗之道也失重則輕移諸己啓禍之門也陛下天錫

智勇

書天乃錫王勇智

志期削平忿茲昏迷整旅奮伐

穀梁傳出曰治

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詩奮伐荆楚

海內震疊

詩薄言震之莫不震疊

莫敢寧居

此誠英主撥亂拯物

前漢高帝紀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

不得已而用

之然威武四加非謂蓄矣所可兢兢保惜慎守而不失

者惟居重馭輕之權耳陛下又果於成務急於應機竭

國以奉軍傾中以資外倒持之勢今又似焉臣是以疚

心如狂

前漢蘇武傳陵始降時忽忽如狂

不覺妄發輒踰顧問之旨

通鑑

大曆十四年六月丙午舉先天故事六品以上清望官雖非供奉侍衛之官日令二人更直待制以備顧問

深測憂危之端此臣之愚於自量而忠於事主之分也

古人所謂愚夫言之而明主擇之惟陛下幸畱聽焉臣

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又聞理天下者

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小大適稱而不悖焉前漢賈誼傳令

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身所以能使臂者身大於臂故

也臂所以能使指者臂大於指故也淮南子五指之屬於臂搏援攫捷莫

不如志言以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周禮職方氏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

畿鄭元王制注云縣內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殷曰畿周亦曰畿京邑者又王畿之本

也張衡東京賦京邑翼翼四方所視其勢當令京邑如身王畿如臂四

方如指故用則不悖處則不危斯乃居重馭輕天子之

大權也非獨爲御諸夏而已抑又有鎮撫戎狄之術焉

是以前代之制轉天下租稅委之京師徙郡縣豪傑處

之陵邑

前漢劉敬傳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與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

六國強族臣願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且實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

東伐此疆本選四方壯勇實之邊城其賦役則輕近而

重遠也其惠化則悅近以來遠也太宗文皇帝既定大

業萬方底又猶務戎備不忘慮危列置府兵分隸禁衛

唐書兵志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自高祖

初起開大將軍府以建成爲左領大都督領左三軍燧

煌公爲右領大都督領右三軍元吉統中軍發自太原

有兵三萬人及諸起義以相屬與降羣盜得兵二十萬

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領之析關中  
爲十二道皆置府三年更爲十二軍軍置將副各一人  
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六年以天下既定廢十二軍  
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居歲餘十二軍復而軍置  
將軍一人軍有坊置主一人以檢察戶口勸課農桑太  
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  
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  
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  
千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府置折衝都尉  
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  
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  
正十人爲火火有長火備六馱馬其隸於衛也左右衛  
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六率  
夫所謂天子禁軍者南北衛兵也南衛諸衛兵是也北  
衛者禁軍也貞觀初太宗擇善射者百人爲二番於北  
門長上曰百騎以從田獵又置北衛七營選材力驍壯  
月以一營番上十二年始置左右屯營於元武門領大  
以諸衛將軍號飛騎復擇馬射爲百騎爲游幸翊衛大

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

文獻通考唐志言凡天下

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會要云折衝府二百八十通計舊府六百三十三陸贄奏議則以爲太宗置府八百在關中者五百杜牧原十六衛上畜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有四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其數不同

承平漸久武備寢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

唐書兵志自高

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寢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更號曰彍騎以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爲六番自天寶以後彍騎之法又稍變廢士皆失拊循入載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李林甫遂請停上下魚書其後徒有兵額官吏而戎器馭馬鍋幕糗糧並廢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

通鑑李林

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乃奏言文臣爲將怯當矢石不  
若用寒峻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峻則孤立無黨上  
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  
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  
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姚汝能安祿山事蹟祿山日增  
驕嘗以曩時不拜肅宗之謙慮元宗年高國中事變遂  
包藏禍心將生逆節乃於范陽築雄武城外示禦寇內  
貯兵器天寶十四載起兵反同羅契丹室韋曳落兼范  
陽平虜河東幽薊之眾馬步相兼兩京不守唐書元宗紀天寶十  
十萬鼓行而西以誅楊國忠爲名戰於嬰子谷敗績  
四載十一月丙申封常清及安祿山戰於嬰子谷敗績  
丁酉陷東京畱守李暎御史中丞盧奕判官蔣清死之  
十五載六月甲午詔親征京兆尹崔光遠爲尙賴經制  
西京畱守丁酉次馬嵬己亥祿山陷京師

頗存典刑疆本之意則亡沿

緣一作

邊之備猶在

通鑑天寶元年

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安西節度撫寧西域治龜茲  
城北庭節度防制突騎施堅昆治北庭都護府河西節

度斷隔吐蕃突厥治涼州朔方節度捍禦突厥治靈州  
河東節度與朔方犄角以禦突厥治太原府范陽節度  
臨制奚契丹治幽州平盧節度鎮撫室韋靺鞨治營州  
隴右節度備禦吐蕃治鄯州劍南節度西抗吐蕃南撫  
巒獠治益州嶺南五府經略綏靜夷獠治廣州此外又  
有長樂經略福州領之東萊守捉萊州領之東牟守捉  
登州領之凡鎮兵四十  
九萬人馬八萬餘匹 加以諸牧有馬通鑑音注唐制凡馬五千匹爲  
上監三千匹以上爲中監一千匹以上爲下監麟德中  
置八使分總監坊秦蘭原渭四州及河曲之地凡監四  
十八南使有監十五西使有監十六北使有監七鹽州  
使有監八嵐州使有監二自京師西屬隴右有七馬坊  
置隴右三使領之歐陽修曰置八坊幽岐涇寧閒地廣  
千里一曰保樂二曰甘露三曰南普聞四曰北普聞五  
曰岐陽六曰太平七曰宣祿八曰安定八坊之田千二  
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爲四十八監  
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折  
八監列置河西豐曠之野 每州有糧故肅宗得以爲資

中復興運乾元

肅宗年號

之後大憝初夷繼有外虞

通鑑綱目肅宗

上元二年三月史朝義殺史思明寶應元年冬十月以雍王适爲天下兵馬元帥討史朝義十一月諸軍圍史

朝義於莫州

悉師東討邊備旣弛禁戍亦空吐蕃乘虛深入

爲寇故先皇帝

謂代宗

莫與爲禦避之東遊

通鑑綱目廣德元年冬十

月吐蕃入大震關陷蘭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盡取河西隴右之地邊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聞十月虜至涇州刺史高暉降之爲之鄉導旣過邠州上始聞之至奉天武功京師震駭詔以雍王适爲關內元帥郭子儀副之出鎮咸陽以禦之子儀聞廢日久部曲離散至是召募得二十騎而行至咸陽吐蕃帥吐谷渾黨項氏羌三十餘萬眾渡渭循山而東子儀使判官王延昌入奏請益兵程元振遏之竟不召見吐蕃渡便橋上倉卒不知所爲出幸陝州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

老子

此謂深根固柢  
長生久視之道

內寇則崤函失險

括地志崤山一名岑山在洛州永寧縣西

北卽古之崤道也函謂函谷在峽西桃林縣南十二里有淇澗水山形如函故稱函關路在谷口故名函谷

外寇

他本則

汧渭爲戎

史記秦本紀孝王使非子主馬於汧渭之間注二水之間在隴

州以

於斯之時朝市離析事變可慮須與萬端雖有四

方之師寧救一朝之患

通鑑驃騎大將軍程元振專權自恣人謂之甚於李輔國諸將

有大功者元振皆忌嫉欲害之吐蕃入寇元振不以時奏致上狼狽出幸上發詔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嫉

元振莫

陛下追想及此豈不爲之寒心哉

前漢鼂錯傳天下寒心莫

安其

尙賴宗社威靈先皇仁聖攘卻醜類

庚闡討蘇峻盟文戮力一

心共翦醜類

再安宸居

典引高光二聖宸居其域注蔡邕曰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城

邑具全宮廟無實

實與隕同

此又非常之幸振古所未聞焉

足以見天意之於皇家保佑深矣故示大儆將宏永圖

陛下誠宐上副元心下察時變遠考前代成敗近鑒國

朝興衰垂無疆之休建不拔之業今則勢可危慮又甚

於前伏惟聖謀已有成算愚臣未達敢獻所憂先皇帝

還自陝郭

左傳鄭人伐宋入其郭注郭郭也

懲艾往事稍益禁衛

通鑑初肅

宗以陝西節度使郭英父領神策軍使魚朝恩監其軍  
英父入爲僕射朝恩專將之及上幸陝朝恩舉在陝兵  
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  
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至是從上屯苑中其勢寢盛  
分爲左右廂漸修邊防是時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三  
居北軍之右

帥以犴西戎

謹按三帥路嗣恭馬璘李抱玉也西戎謂吐蕃

河東有太原全軍

以控北虜

謹按時郭子儀兼河東副元帥北虜謂回紇

此四軍者皆聲勢雄

盛士馬精強又徵諸道戍兵每歲乘秋備塞

唐書食貨志河湟六

鎮既陷歲發防秋兵三萬戍京西

尙不能保固封守遏其奔衝京師戒

嚴比比而有

唐書代宗紀廣德二年十月丙寅吐蕃寇邠州丁卯寇奉天京師戒嚴永泰元年八

月吐蕃寇醴泉奉天黨項羌寇同州渾奴刺寇盩厔京師戒嚴大曆二年九月甲寅吐蕃寇靈州乙卯寇邠州

郭子儀屯於涇陽京師戒嚴三年八月己酉吐蕃寇靈州丁亥寇邠州京師戒嚴

陛下嗣膺寶

位威懾殊鄰蠢茲昆夷猶肆毒蠹

前漢刑法志百姓新免毒蠹注蠹音呼各

反舉國來寇志吞岷梁

通鑑大曆十四年冬十月丁酉朔吐蕃與南詔合兵十萬三道

入寇一出茂州一出扶文一出黎雅曰吾欲取蜀以爲東府諸將不能禦虜連陷州縣刺史棄城走士民竄匿

山谷通鑑考異曰建中實錄此月吐蕃三道入寇皆在梁益之境貪冒既深左傳諸侯貪冒林注

好財曰貪通鑑初馬璘忌涇原都知兵馬使盡利曰冒覆亡既盡李晟功名遣入宿衛爲右神策都

將上發禁兵四千人使晟將之發邠隴范陽兵五千使金吾大將軍安邑曲環將之以救蜀東川出兵自江油

趨白灘與山南兵合擊吐蕃南詔破之范陽兵追及於七盤又破之遂克維茂二州李晟追及於大度河外又

破之吐蕃南詔飢寒隕於崖谷死者八九萬人遂求通好少息交侵蓋緣馬喪

兵疲務以計謀相緩固非畏威懷德必欲守信結和所

以歷年優柔竟未堅定要約通鑑建中四年上命宰相尚書與吐蕃區頰贊盟於

豐邑里區頰贊以清水之盟疆場未定不果盟己未命崔漢衡入吐蕃決於贊普息兵稍久育

馬漸蕃必假小事忿爭因復大肆侵掠張光晟又於振

武誘殺羣胡

唐書回紇傳始回紇至中國常參以九姓胡往往畱京師至千人居貲殖產甚厚會

酋長突董翳蜜施大小梅錄等還國裝橐係道畱振武三月供擬珍豐費不貲軍使張光晟陰伺之皆盛女子以橐光晟使驛吏刺以長錐然後知之已而聞頓莫賀新立多殺九姓胡人懼不敢歸往往亡去突董察視嚴亟羣胡獻計於光晟請悉斬回紇光晟許之卽上言回紇非素彊助之者九胡爾今其國亂兵方相加而虜利則往財則合無財與利一亂不振不以此時乘之復歸人與幣是謂借賊兵資盜糧也乃使裨校陽不禮突董果怒鞭之光晟因勒兵盡殺回紇羣胡收橐它馬數千繪錦十萬且告曰回紇扶大將謀取振武謹先誅之部送女子自爾以來絕無虜使其爲嫌怨足可明徵借如還長安

吐蕃實和回紇無憾戎狄貪詐乃其常情苟有便利可

窺豈肯端然自守今朔方太原之眾遠在山東

通鑑本注謂李

懷光以朔方軍馬燧以太

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

通鑑

本注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策爲六軍又曰左右羽林龍武神武爲六軍神策軍最盛在六軍之右時李

晟哥舒躍劉德信等皆以禁兵出關討賊

倘有賊臣啗寇

唐書僕固懷恩傳永泰元年帝集天

下兵防秋懷恩誘合諸蕃號二十萬入寇吐蕃自北道逼醴泉搖奉天任敷鄭延郝德自東道寇奉先以窺同

州羌渾奴刺自西道略

黠虜窺邊伺隙乘虛微犯亭障

漢書武帝紀元封三年夏遣光祿勳徐自爲築五原塞外列城秋匈奴入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行壞光祿諸

亭障注師古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爲城置人鎮守謂之候城此卽障也

此愚臣所竊爲憂

者也未審陛下其何禦之側聞伐叛之初議者多易其

事通鑑本注以僉謂有征無戰前漢淮南王安上書曰

其事為易也戰役不逾時計兵未甚多度費未甚廣於事為無擾於

人為不勞曾不料兵連禍拏通鑑本注拏變故難測日

引月長漸乖始圖通鑑本注故前志以兵為凶器戰為

危事尉繚子兵者凶器也故不得已而用之逸孟子戰者危事也至戒至慎不敢輕

用之者蓋為此也當勝而反敗當安而倒危變亡而為

存化小而成大在覆掌之間耳王義之上會稽王輔政

何可不畏而重之乎近事甚明足以為鑒往歲為天下

所患咸謂除之則可致昇平者李正己淄青節李寶臣

俞范集 卷一 一 奏草 柏經正堂藏書

成德節

度使 梁崇義

山南東道節度使

田悅

魏博節度使

是也往歲爲國

家所信咸謂任之則可除禍亂者朱滔

盧龍節度使

李希烈

淮西節

度使 是也既而正己死李納繼之寶臣死惟岳繼之

謹按李納李正己子

李惟岳李寶臣子也 崇義卒希烈叛惟岳戮朱滔攜然

則往歲之所患者四去其三矣而患竟不衰往歲之所

信者今則自叛矣而餘又難保是知立國之安危在勢

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也勢苟危則舟

中敵國也

史記吳起傳君不脩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

陛下豈可不追鑒往

事惟新令圖修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

而乃孜孜汲汲極思勞神循無已之求望難必之效其  
於爲人除害之意則已至矣其爲宗社自重之計恐未  
至焉自頃將帥徂征久未盡敵苟以藉口則請濟師陛  
下乃爲之輟邊軍缺環衛虛內廩之馬

唐書兵志建中元年市關輔馬

三萬實內廩 文獻通考 林駟曰唐府兵之制當給馬者  
官與其直市之每匹錢二萬五千刺史折衝果毅覈歲  
周不任戰者鬻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府供之此給錢  
以市也至府兵漸壞兵貧難致乃給以監牧之馬此給  
馬之用也大抵唐之馬 竭武庫之兵 唐書百官志兩京  
政皆給於官民無與焉 武庫署掌藏兵械

占將家之子以益師

唐書兵志建中四年下詔募兵以

壻端王傳吳仲孺殖貲累巨萬以國家有急不自安請  
以子率奴馬從軍德宗喜甚爲官其子五品志貞乃請

節度都團練觀察使與世嘗任者皆出子弟馬奴裝鎧助征授官如仲孺子

賦私養之蓄以

增騎猶且未戰則曰乏財陛下又爲之算室廬貸商賈

唐書食貨志初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請借富商錢德宗以問度支杜佑以爲軍費裁支數月幸得商錢五百

萬緡可支半載乃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代佑行借錢令約罷兵乃償之京兆少尹韋楨長安丞薛萃搜督

甚峻民有不勝其冤自經者家若被盜盜然總傾司府之

幣唐書百官志太府寺卿掌財貨廩藏設請權之科關唐書百官志太府寺卿掌財貨廩藏

輔之閒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通鑑本注北軍皆屯苑中時悉

在行營又宮苑謂宮城及苑城也程大昌雍錄曰北軍左右兩軍皆在苑內左三軍在內東苑之東大明宮苑

東也右三軍在九仙門之西九仙在內東苑之西北角左三軍左神策左龍武左羽林軍也右三軍右神策右

龍武右羽林軍也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

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此亦愚臣所竊爲憂

者也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通鑑本注姚令言朱泚之變卒如陸贄所料以

陛下聖德君臨率土欣戴非常之慮豈所宜言然居安

思他本危哲王是務以言爲諱中主不行若備之已嚴

則言亦何害倘忽而未備又安可勿言臣是以罄陳狂

愚無所諱避罔敢以中主不行之事有虞於聖朝也唯

陛下熟察之過防之且今之關中卽古者邦畿千里之

地也王業根本於是在焉秦嘗用之以傾諸侯漢嘗因

之以定四海蓋由憑山河之形勝前漢高帝紀秦形勝之國也注得形勢之

勝便也宅田里之上腴弱則內保一方當天下之半可以

養力俟時也疆則外制東夏據域中之大可以蓄威昭

德也文獻通考雍州之地厥田上上鄂杜之饒說稱陸海四塞爲固被山帶河秦氏資之遂平海內漢初

高帝納婁敬說而都焉凡周秦漢晉西魏後周隋至於

唐并爲帝都其間王莽更始劉曜苻堅姚萇亦都於此

今號西京文公朱熹曰前代所以都關中者以黃河左

右旋繞所謂臨不測之淵也近東獨有函谷關一路通

山東故可據以爲險豪勇之在關中者與籍於營衛不殊史記五帝本紀  
以師兵爲營衛注正義曰環繞軍車乘之在關中者與  
兵爲營以自衛若轅門卽其遺象列於廢牧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貯於帑藏不殊後

百官志大司農部丞一人六有急而須一朝可取一作聚

今執事者先拔其本棄重取輕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

柄前漢梅福傳倒持太阿授楚其柄注議制置則強幹

弱枝之術反綱目集覽京師爲幹四方爲枝西都賦曰強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語綏

懷則悅近來遠之道乖求諸通方無適而可顧臣庸懦

竊爲陛下惜之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補臣不勝懇懇

憂國之至輒敢效其狂鄙以備采擇之一端陛下儻俯

照微誠過聽愚計使李芄援東洛懷光救襄城前漢匈奴傳周

襄王出奔於鄭之汜注汜今潁川襄城希烈凶徒勢必退却則所遣神策

六軍士馬及點召節將子弟東行應援者悉可追還

本注節將子弟白志貞所奏遣東征者謹按點點行也師古曰點行漢史謂之更行以丁籍點召上下更換差

役河北既有馬燧抱真昭義節度使固亦無藉李晟亦令旋

旆釋名雜帛為旆以雜色綴其邊為翹尾也將帥所建象物雜也完復禁軍明勅涇隴

邠寧但令嚴備封守通鑑音注明勅猶言明詔唐書地理志涇州保定郡隴州汧陽郡邠

州新平郡寧州彭原郡屬關內道通典涇州春秋秦地始皇時屬北地郡武帝分置安定郡後魏太武帝置涇

州蓋以涇水為名隋為安定郡唐為涇州或為安定郡隴州春秋秦國之地始皇屬內史漢屬右扶風西魏置

隴東郡兼置東秦州後改為隴州煬帝初州廢以其地入扶風郡唐復置隴州或為汧陽郡邠州古豳國昔公

劉據豳即其地也秦始皇屬內史漢為右扶風安定北地三郡地後漢末置新平郡西魏置豳州煬帝初州廢

以其地爲安定北地二郡唐復置幽州開元十三年改  
幽爲邠其後或爲新平郡寧州春秋時戎地戰國時屬  
秦始皇爲北地郡後魏獻文置華州孝文改爲班州後  
改爲邠州又改爲幽州西魏改爲寧州立嘉名也唐置  
寧州或爲彭原郡仍云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勞

徠畿甸具言京輦之下百役殷繁且又萬方會同諸道

朝奏卹勤懷遠理合優容其京城及畿縣所稅閒架權

酒前漢武帝紀初權酒酤注如瀆曰權音較韋昭曰以木渡水曰權謂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爲

榷獨取利也唐書食貨志建中三年復禁民酤以佐軍  
費置肆釀酒斛收直三千州縣總領醕薄私釀者論其

罪尋以京師罷榷抽買貸商點召等諸如此類一切停罷則冀

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人心不搖邦本自固禍亂無

從而作朝廷由是益尊然後可以度時宜施教令弛張

自我何有不從端本整棼無易於此謹奏

通鑑上  
不能用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謹按兩河河南河北也正  
義曰古帝王之都多在河

東河北故呼河北爲  
河內河南爲河外

內侍朱冀寧奉宣聖旨

通鑑音注內侍之官唐從四品  
上掌在內侍奉出入宮掖宣傳

之事又唐世凡機事皆  
使內臣宣旨於宰相

緣兩河寇賊未平殄又淮西凶

黨攻逼襄城卿識古知今合有良策宜具陳利害封進

者臣質性凡鈍聞見陋狹幸因乏使簪組升朝薦承過

恩文學入侍每自奮勵思酌獎遇感激所至亦能忘身

出師表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馳驅  
注但以越職干議

趙岐孟子章句千載聞之猶有感激也

典制所禁未信而言聖人不尙是以循循默默尸居榮

近日日以愧自春徂秋心雖懷憂言不敢發此臣之罪

也亦臣之分也陛下天縱聖德神授英謀明照八表

齊高帝紀鳳舉四維龍騰八表

思周萬務猶慮闕漏下詢芻蕘此堯舜

舍己從人好問而好察邇言之意也臣每讀前史見開

誠納忠之士乃有泣血碎首牽裾斷鞅者

陳琳爲袁紹上漢帝書懷

忠獲釁抱信見疑晝夜長吟剖肝泣血箭漢杜鄴傳臣

聞禽息憂國碎首不恨注應劭曰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而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關關乃播出曰臣生無補於國而不如死也繆公感悟而用百里奚秦以大

治魏志辛毗字佐治文帝欲徙冀州十萬戶實河南時  
連蝗民飢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  
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  
徙之非耶毗曰誠以爲非也帝曰吾不與卿共議也帝  
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卿  
持我何太急耶後漢郭憲傳建武八年車駕征隗囂憲  
諫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以動皆以進議見拒懇誠激  
憲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鞅

忠遂至發憤踰禮而不能自止故也況今勢有危迫事

有機宜當聖主開懷訪納之時無昔人逆鱗顛沛之患

史記韓非傳夫龍之爲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  
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  
者能無嬰人主儻又上探微旨慮匪悅聞傍懼貴臣將  
之逆鱗則幾矣

爲沮議首尾憂畏前後顧瞻是乃偷合苟容之徒非有

扶危救亂之意此愚臣之所痛心切齒於既往是以不

忍復躬行於當世也心蘊

一本作欲行

忠憤固願披陳職居

禁闈

爾雅宮中之門謂之闈注謂相通小門也

當備顧問承問而對臣之職

也寫誠無隱臣之忠也謹具件如後惟明主循省而備

慮之豈直微臣獨荷容納之恩實億兆之幸社稷之福

也臣本書生不習戎事竊惟霍去病漢將之良者也每

言行軍用師之道顧方略何如耳不在學古兵法

史記霍去

病傳

天子常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在學古兵法

是知兵法者無他人

情而已見其情而通其變則得失可辨成敗可知古人

所以坐籌樽俎之間制勝千里之外者

戰國策千丈之城拔之樽俎之

開晏子春秋仲尼曰夫不出於樽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得此道也臣才不逮古人

而頗窺其意是敢承詔不默輒陳狂愚伏以尅敵之要

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

兵雖眾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才不爲用兵不足恃

與無兵同將不爲用與無將同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

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

左傳眾仲曰夫兵猶

火也弗戢將自焚也自昔禍亂之興何嘗不由於此今兩河淮西

爲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

通鑑本注四五凶人謂河北則朱滔王武

俊田悅河南則李納

尚恐其中或有傍遭註誤

漢書景帝紀詔

淮西則李希烈也  
曰吳王濬等為逆起

內蓄危疑蒼黃失圖

洛陽伽藍記色雜蒼黃北

兵相脅註誤吏民

山移文蒼勢不得止亦未必皆是處心積慮果為姦

一作

謀逆以僭帝稱王者也況其餘眾蓋並脅從

書脅從罔治

苟

知全生

一作忠

豈願為惡若招攜以法悔禍以誠使來者

必安安者必久斯道積著人誰不懷縱有野心難馴

左傳

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諺曰狼子野心是乃

狼也其

可畜乎臣知其從化者必過半矣舞干格苗豈獨虛言

假使四五凶渠俱稟梟鴟之性其下同惡復有十百相

從是皆卒伍庸流闖茸下品

前漢賈誼傳闖茸尊顯令讒諛得志注闖茸下材不

省之人也

其志好不過聲色財貨之樂其材用不過蹴鞠距

踴之能

史記霍去病傳驃騎尙穿域蹋鞠注鞠戲以皮爲之中實以毛蹴蹋爲戲也劉向別錄云蹋蹴

兵勢所以陳武事知有材也正義曰按蹴鞠書有域說篇卽今之打毬也黃帝所造起戰國時程武事知其材力也左傳距躍三百曲踊三百

注距躍超越也曲踊跳踊也

其約從締交則迭相侮

詐以爲智謀其御眾使人則例質妻孥以爲術數斯乃

盜竊偷安之伍非有姦雄特異之資以陛下英神志期

平一君臣之勢不類逆順之理不侔形勢之大小不倫

師徒之眾寡不敵然尙曠歲持久師老費財加算不止

於舟車

東方朔客難曠日持久史記平準書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輜車以一算商賈人輜車二算

船五丈以上一算

注如淳曰算輜車者有輜車使出稅

一算商賈有輜車使出二算重其賦也正義曰武帝國

用不足故稅民田宅船車皆平作錢

數每千錢一算也一算百二十文徵卒殆窮於閩濮

史記東越傳注按說文云閩東越蛇種也故字從虫門

聲音旻書牧誓蔡傳濮在江漢之南楊慎丹鉛錄鄭語

楚蚡冒始啓濮劉伯莊曰濮在楚西南左傳麋人率百

濮伐楚通典有尾濮木綿濮文面濮折腰濮赤口濮黑

焚濮周書王會篇卜人以丹砂注云西南之蠻卜人蓋

濮人也諸濮地與哀牢相接今按哀牢卽永昌濮人今

名蒲

笞肉捶骨呻吟里閭送父別夫號呼道路杼軸已

空興發已殫而將帥者尙曰財不足兵不多此微臣所

以千慮百思而不悟其理也未審陛下嘗徵其說察其

由乎股肱之臣日月獻納復爲陛下察其事乎臣愚無

知實所深惑遂乃過爲臆度輒肆討論以爲尅敵之要

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

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今以陛下

效其明聖羣帥畏威雖萬無此虞然亦不可不試省察

也陛下若謂臣此說蓋虛體耳不足徵焉臣請復爲陛

下效其明徵以實前說田悅倡亂之始氣盛力全恆趙

青齊迭爲唇齒

唐書田悅傳德宗立不假借方鎮諸將

稍惕息會黜陟使洪經綸至河北聞悅

養士七萬輒下符罷其四萬歸田畝悅因大集將士激

之曰爾等籍軍中久仰縑廩養父母妻子今罷去何恃

而生眾大哭悅乃悉出家貲給之各令還部自此魏人  
德悅及劉晏死藩帥益懼又傳言帝且東封泰山李勉  
遂城汴州而李正己懼率兵萬人屯曹州乃遣人說悅  
同叛悅因與梁崇義等阻兵連和建中二年鎮州李惟  
岳淄青李納求襲節度不許悅爲請不答遂合謀同叛  
會於邵令狐峘等表汰浮圖悅乃詐其軍曰有詔閱軍  
之老疾疲弱者由是舉軍咨怨悅與納會濮陽納分兵  
佐悅會幽州朱滔等奉詔討惟岳悅乃遣孟希祐以兵  
五千助惟岳別遣康愔以兵八千攻邢州楊朝光以兵  
兵五千壁盧曠絕昭義餉道悅自將兵數萬繼進

下特詔馬燧委之專征抱真李芄聲勢相援

通鑑綱目  
田悅攻臨

洛累月不拔城中食且盡李抱真告急於朝詔馬燧將  
步騎與抱真討悅又遣李晟將神策軍與之俱又詔朱  
滔討惟岳燧等軍未出險先遣使持書諭悅爲好語悅  
謂燧畏之不設備燧等進軍至臨洛悅悉眾力戰悅兵  
大敗斬首萬餘級悅夜遁邢州圍亦解悅求救於納及  
惟岳納及惟岳遣兵救之悅收合散卒得二萬餘人軍

於洹水溜青軍其東成德軍其西首尾相應馬燧帥諸軍進屯鄴詔河陽節度使李芄將兵會之於時

士吏畏法將帥感恩俱蘊勝殘盡敵之誠未有爭功邀

利之釁故能累摧堅陣深抵窮巢元惡幸脫於俘囚凶

徒幾盡於鋒刃唐書馬燧傳悅遣將王光進以兵守漳

鑿維車數百絕河載土囊遏水而後渡悅知燧食乏深

壁不戰燧令士齎十日糧進營倉口與悅夾洹而軍造

三橋逾洹日挑戰悅不出陰伏萬人將以掩燧燧令諸

軍夜半食先雞鳴時鳴鼓角而潛師並洹趨魏州令曰

聞賊至止爲陣畱百騎持火待軍畢發匿其旁須悅眾  
度卽焚橋燧行十餘里悅率李納等兵踰橋乘風縱火  
譟而前燧乃令士無動命除榛莽廣百步爲場募勇士  
五千人陣而待比悅至火止氣少衰燧縱兵擊之悅敗  
走橋橋已焚眾赴水死者不可  
計斬首二萬級溜青軍幾殲臣故曰尅敵之要在乎

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此其明效也田悅  
既敗力屈勢窮且皆離心莫有固志乘我師勝捷之氣  
躡亡虜傷夷之餘比於前功難易百倍既而大軍遂駐

遺孽復安

通鑑馬燧與李抱真不協頓兵平邑浮圖悅  
夜至南郭大將李長春門關不內以俟官軍

久之天且明長春乃開門內之悅殺長春嬰城拒守城  
中士卒不滿數千死者親滅號哭滿街悅憂乃持佩刀  
乘馬立府門外悉集軍民流涕言曰悅不肖蒙淄青成  
德二丈人保薦嗣守伯父業今二丈人卽世其子不得  
承襲悅不敢忘二丈人大恩不量其力輒拒朝命喪敗  
至此使士大夫肝腦塗地皆悅之罪也願諸公以此刀  
斷悅首持出城降馬僕射自取富貴無爲與悅俱死也  
因從馬上自投地將士爭前抱持悅曰尙書舉兵徇義  
非私己也某輩累世受恩願奉尙書一戰不勝則以死  
繼之悅乃與諸將各斷髮約爲兄弟誓同生死悉出府

庫所有及斂富民之財得百餘萬以賞士卒眾心始定復召貝州刺史邢曹俊使之整部伍繕守備軍勢復振

其後餽運日增師徒日益於茲再稔

左傳稔不及五稔注稔年也

竟不

交鋒

通鑑初李抱真爲澤潞節度使馬燧領河陽三城抱真欲殺懷州刺史楊鉢鉢奔燧燧納之且奏其

無罪抱真怒及同討田悅數以事相恨望二人怨隙遂深不復相見由是諸軍逗撓久無成功

量兵力

則前者寡而今者多議運資則前者薄而今者厚論氣勢則前者新集而今者乘勝度攻具則前者草創而今者繕完計凶黨則前者盛而今者殘揣敵情則前者銳而今者挫然而勢因時變事與理乖當易而反難當進而中止本末殊趨前後易方順理之常必不如此臣故

曰將非其人者兵雖眾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  
爲用此自昔必然之效但未審今茲事實得毋近於此  
乎在陛下熟察而亟救之耳固不在益兵以生事加賦  
以殄人無紓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

書民惟

財者人之心也兵者財之蠹也

左傳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

用之蠹小國之大蓄也注蠹害物之蟲

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

顛瘁而根柢蹙拔矣惟陛下重慎之愍惜之今師興三  
年可謂久矣稅及百物可謂繁矣陛下爲之宵衣旰食

可謂憂勤矣

通鑑音注宵衣謂未明求衣也旰食謂日旰而食也

海內爲之行齋

居送可謂勞弊矣而寇亂有益翦滅無期人搖不寧事

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孫子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速則

乘機遲則生變此兵法深切之誠往事明著之驗也夫

投膠以變濁不如澄其源而濁變之愈也抱朴子寸膠不能理黃河

之濁尺水不能卻肅坵之火揚湯以止沸不如絕其薪而沸止之速

也俞漢枚乘傳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是以勞心於服

遠者莫若修近而其遠自來多方以救失者莫若改行

而其失自去若不靖於本而務求於末則救之所爲乃

禍之所起也修近之道改行之方易於舉毛但在陛下

然之與否耳倘若重難易制姑務持危則當較禍患之

重輕辨攻守之緩急臣謂幽燕恆魏之屬緩而禍輕

唐書地理志幽州范陽郡又隋於營州汝羅故城

置遼西郡武德元年曰燕州鎮州常山郡本恆州魏州

魏郡俱屬河北道謹按幽燕謂汝洛滎汴之虞勢急而

朱滔恆謂王武俊魏謂田悅

禍重唐書地理志河南府河南郡本洛州鄭州滎陽郡

屬河南道謹按此謂李希烈汝沫注見制誥八卷

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戍太多急者宜備之以嚴

今失於守禦不足何以言其然也自胡羯稱亂首起薊

門注見制誥五卷中興以來未暇芟蕩因其降將卽而撫之唐鑑

廣德元年閏正月以史朝義降將薛嵩爲相魏邢洛貝

磁六州節度使田承嗣爲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

李懷仙爲幽州盧龍節度使時河北諸州皆以降嵩等  
迎僕固懷恩拜於馬首乞行閒自效懷恩亦恐賊平寵  
衰故奏畱嵩等及李寶臣分帥河北自爲黨援朝廷亦  
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之范氏曰唐失河北實自  
此始由任蕃夷爲制將故也朝廷置河朔於度外殆三十年矣一本無矣

字非一朝一夕之所急也田悅累經覆敗氣沮勢羸偷

全餘生無復遠略武俊蕃種有勇無謀朱滔卒材多疑

少決皆受田悅誘陷遂爲猖狂出師通鑑綱目時河北略定惟魏州未下

李納勢日蹙朝廷謂天下不日可平以張孝忠爲易定  
滄州節度使武俊日知爲恆冀深趙團練使以德棣二

州隸朱滔令還鎮滔固請深州不許由是怨望畱屯深  
州武俊自以不得爲節度使又失趙定不悅復有詔令

武俊以糧三千石給朱滔馬五百匹給馬燧武俊以爲  
魏博旣下朝廷必取恆冀故分其糧馬以弱之疑未肯

奉詔田悅聞之遣判官王侑說朱滔曰今上志欲掃清河朔不使藩鎮承襲魏亡則燕趙爲之次矣若司徒矜魏博而救之非徒得存亡繼絕之義亦子孫萬世之利也滔大喜卽遣侑歸報又遣王邳說王武俊曰大夫出萬死之計誅逆首康日知豈得與大夫同日論功而朝廷褒賞略同誰不憤悒今又聞詔支糧馬與鄰道朝廷之意先欲貧弱軍府俟平魏之日使馬僕射朱司徒共相滅耳司徒不敢自保使邳等效愚計欲與大夫共救田尙書而以深州與大夫三鎮連衡若耳目手足之相救則他日永無患矣武俊亦喜許諾相與刻日舉兵南向事起無名眾情不附進退遑惑內外防虞所以纔至魏郊遽又退歸巢穴

通鑑綱目滔將步騎二萬五千發深州至東鹿誌曰

蔣行士卒忽大

亂諠譟曰天子令司徒歸幽州奈何違救南救田悅滔

大懼蔡雄等謂士卒曰司徒血戰以取深州冀得其絲

纜以寬汝曹賦率不意國家無信今茲南行乃爲汝曹非自爲也眾曰雖知如此終不知且奉詔歸鎮雄曰然

則汝曹各歸部伍休息數日相與歸  
鎮耳眾然後定滔即引軍歸深州  
意在自保勢無他

圖加以洪河太行禦其衝  
西都賦右界褒斜靡首之山  
帶以洪河涇渭之川地理通

釋太行山連互河北并汾洛潞壓其腹  
唐書地理志太

諸州為天下之脊  
原府本并州汾

州西河郡潞州土黨郡屬河東道洛州廣平郡屬河北  
道文獻通考并州古之并州以其地在兩谷之間故為

并州亦曰在衛水常水之間汾州春秋時晉地後魏置  
汾州洛州禹貢覃懷底績至於衡漳春秋時赤狄之地

後周置洛州潞州春秋時初為黎國後狄人奪其地  
赤狄潞子嬰兒為晉所滅其地盡屬焉後周置潞州

欲放肆亦何能為又此郡凶徒互相劫制急則合力退

則背憎  
通鑑綱目李晟謀取豕莫二州以絕幽魏往來  
之路圍清苑累月不下朱滔自將救之晟軍大

敗還保定州王武俊以滔未還魏橋遣宋端趣之言頗  
不遜滔怒曰滔以救魏博之故叛君棄兄如脫屣二兄

必相疑惟二兄所為武俊遣使者見滔謝之然以是益恨滔矣是皆苟且之徒必無越

軼之患此臣所謂幽燕恆魏之寇勢緩而禍輕希烈忍

於傷殘果於吞噬據蔡許富全之地唐書地理志許州

蔡注見制益鄧襄鹵獲之資鄧注見制誥七卷南陽襄注見卷內意殊無

厭兵且未劬廣韻劬挫也綱目東寇則轉輸將阻通鑑

希烈密與朱滔等交通李綱亦數遣遊兵度北窺則都

汴迎希烈由是東南轉輸者皆自蔡水而上

城或驚此臣所謂汝洛滎汴之虞勢急而禍重代朔邠

靈之騎士自昔之精騎也

唐書地理志代州鴈門郡朔州馬邑郡屬河東道通典代

州古唐國之地趙武靈王破樓煩置雲中鴈門代郡續通典朔州春秋北狄之地後魏孝文遷洛之後於定襄

奏草 柏經正堂藏書

故城置朔州邪注見卷  
內靈注見制誥五卷  
上黨盟津之步卒當今之練卒

也通典潞州春秋時初爲黎國後狄人奪其地赤狄潞  
子嬰兒爲晉所滅其地盡屬焉秦置上黨郡後周置

潞州隋置韓州唐爲潞州或爲上黨郡洛陽東北有盟

津本孟地名都水所湊古今以爲津武王會入百諸侯

同于此盟故曰盟津唐書李抱真傳抱真策山東有變

澤潞兵所走集乘戰伐後賊重人困軍伍彫剝乃籍戶

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閒月得曹偶習射歲終

大校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爲精兵舉所部得

成卒二萬旣不稟於官而府庫實乃曰軍可用矣繕甲

淬兵遂雄山東天下稱昭義步兵爲諸軍冠謹按唐上

黨盟津同隸通鑑音注河自龍門

昭義節度悉此疆勁委之山東上口南抵華陰而東

流秦國在河之西山自鳥鼠同穴連延爲長安南山至

於秦華秦國在山之西韓魏趙齊楚燕六國皆在河山

以東又考賈誼所謂建武關函谷臨晉關者大抵爲備

山東諸侯可見自秦之外皆謂之山東矣顧炎武日知

錄古所謂山東者華山以東自函谷關東總謂之山東非若今之但以齊魯爲山東也 勢分於將

多財屈於兵廣以攻則曠歲不進以守則數倍有餘各

懷顧瞻遞欲推倚此臣所謂緩者宐圖之以計今失於

屯戍太多李勉以文吏之材當浚郊奔突之會哥舒曜

以烏合之眾通鑑音注飛鳥見食羣集而聚啄之人或驚之則四散飛去故兵以利合無所統一

者謂之烏合扞襄野豺狼之羣唐書哥舒曜傳李希烈陷汝州以周晁爲僞刺史詔拜曜

東都汝州行營節度使將鳳翔邠寧涇原奉天好時兵萬人討希烈曜擊賊收汝州擒晁以獻斬其將二人希

烈退保許州詔城襄城曜以疲人版築不如按甲持重以挫之帝不許有詔督戰曜進次潁橋雷震軍中七馬

斃曜懼還屯襄城希烈遣眾萬人縱火 陛下雖連發禁

攻柵殪人於塹以薄壘曜苦戰破之

軍以爲繼援累勅諸鎮務使協同睿旨殷憂人思自效

但恐本非素習令不適從奔鯨觸羅陳琳爲曹洪與世子書若駭鯨之決

細網奔兕倉卒難制首鼠應敵前漢灌夫傳何爲首鼠

觸魯縞前一御也陸佃云鼠性疑出穴因循莫前此臣所謂急

多不果故持兩端者謂之首鼠

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陛下若察其緩急審

其重輕使懷光帥師救襄城之圍通鑑建中四年八月李希烈將兵三萬圍

哥舒曜於襄城詔李勉及李芄還鎮爲東都之援通鑑

神策將劉德信將兵救之劉昫曰東都周之王城平王東遷所都也故城在今苑

內東北隅自赧王以後及東漢魏文晉武皆都於今故

洛城隋大業元年自故洛城西移十八里置新都今都

城是也唐世人主往來東都西京而實都長安以長安

爲京師 汝洛既固 梁宋亦安 〔一〕統志梁漢之國名治碭郡後遷治睢陽縣隋置宋州大

業初改曰梁郡唐爲宋州 是乃取有餘救不足罷關右賦車籍馬之

擾滅山東飛芻輓粟之勞 〔通典〕秦欲攻匈奴使天下飛芻輓粟〔注〕運載芻藁令疾至

故曰飛芻也輓粟謂引車兩也 無擾則禍患不生息勞則物力可濟非

止排難於變切亦將防患於未然徵發既停守備且固

足得徐觀事勢更選良圖此於紓亂解紛 〔老子〕挫其抑銳解其紛

亦計之次也議者若曰河朔羣盜尙未殲夷儻又減兵

必更生禍此蓋好異不思之說耳臣請有以詰之前歲

伐叛之初惟馬燧抱真李芄三帥而已以攻必克以戰

必彊是則力非不足明矣洎遲留不進乃請益師於是  
選神策銳卒以繼之而李晟往矣猶曰未足復請益師  
於是召朔方全軍以赴之而懷光往矣幾遣加半之戍  
竟無分寸之功是則師不在眾又明矣然而可託以爲  
解者必曰王師雖益賊黨亦增曩獨田悅寶臣今兼朱

滔武俊臣請再詰以塞其辭曩之田悅寶臣

唐書李寶臣傳李寶

臣本張忠志擢禮部尚書封趙國公名其軍曰成德卽拜節度使賜姓及名

皆蓄銳養謀劇

賊之方彊者也

後漢董宣傳江夏有劇賊夏書等寇亂郡境

尋而田悅喪敗

寶臣殲夷

谷况燕南記忠志末年惟納妖妄之人兼陰陽術難諂媚苟且之輩爭獻圖讖稱有尊位

詐作朱草靈芝鑿石上作名字又於後堂院結壇場清齋菜食置金杯玉罍銀盤云甘露神酒自至其內又言天符下降忠志自謂命符上天將吏罔有諫者使行文牒布告州縣云靈芝朱草王者之瑞輒生壇上香滿院中靈石呈祥天符飛應甘露如蜜神酒盈杯匪我所求不期自至各牒管內郡縣宐令知悉同爲喜慶也旣而日爲妖妄者更相矯云不日當有天神下降持金箱玉印而至然後卽大位爲天所授也四方皆自歸伏不待征討海內坐而定矣忠志大悅多以金銀羅錦異物賞之陰陽妖妄者自知虛僞恐事泄見誅其言相公宐服甘露靈芝草湯卽天神降速忠志一任妖者遂於湯中密著毒藥旣飲畢便失音三日而卒

滔武俊加於前亦有孝忠日知乘其後

唐書張孝忠傳始名阿勞以兵

屬李寶臣賜今名寶臣死子惟岳擅立詔朱滔以幽州兵討之滔忌孝忠善戰使判官蔡雄往說歸國孝忠然之遣將程華報滔連和德宗嘉之擢檢校工部尚書成德軍節度使康日知傳康日知少事李惟岳惟岳叛日

知與別駕李濯及部將百人啐牲血共盟固州自歸是則賊勢不滋於曩日王師

有溢於昔時又明矣曩以太原澤潞河陽三將之眾

謹按

三將謂馬燧李抱真李芄

當田悅朱滔武俊三寇之兵今朱滔遁歸

武俊退縮惟此田悅假息危城設使我師悉歸彼亦纔能自守況畱抱真馬燧足得觀釁討除是則減兵東征勢必無患又明矣畱之則彼爲冗食徙之則此得長城化危爲安息費從省舉一而兼數利惟陛下圖之謹奏

唐陸宣公翰苑集卷第十一終